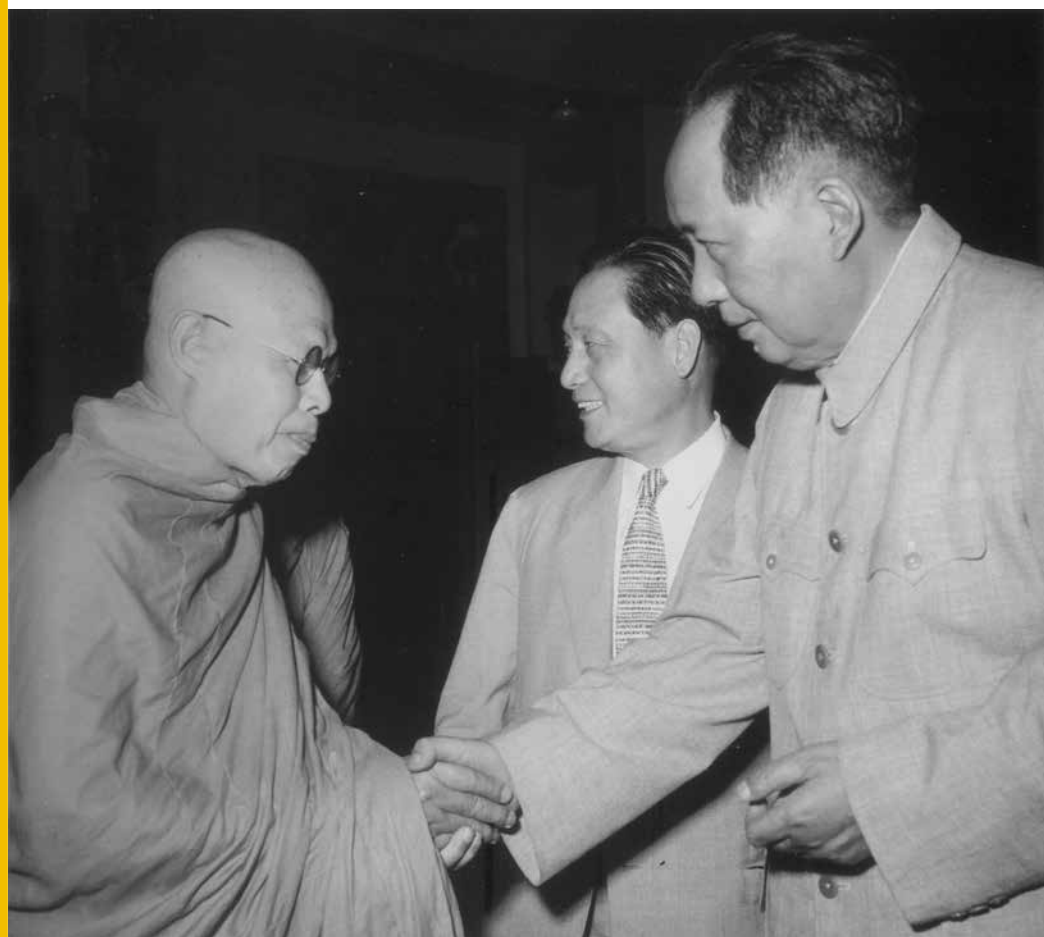


ZHAOPUCHU YANJIU
赵朴初研究

二〇一八年第一期 总第四十二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皖 L00-186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编印

赵朴初研究 ZHAOPUCHU YANJIU

二〇一八年第一期 总第四十二期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编印

略無渲染感人深
四十年前紀實
文忘我虛懷能愛眾
多才遇事每
留心和風化雨蘇
枯槁朗月明霞
啓晦昏目注辦香
思頃禱考天松
柏蔭千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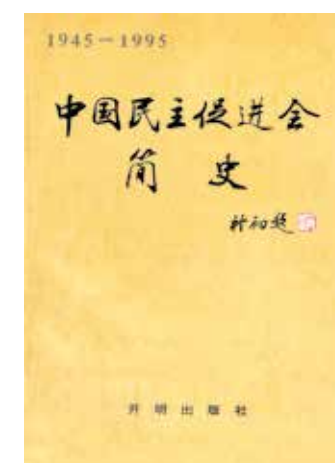
讀《李知凡太太》一文有作呈

鄧大師教正

一九八三年八月 趙樸初



赵朴初题签欣赏



佛教慧人间（吴宝林 绘）



石可拜

余世磊

2004年，在家乡人民的强烈愿望下，经中央批准，朴老灵骨回乡树葬。家乡人民在朴老的老家寺前镇万年冲建起了一座庄严的纪念公园。

公园我经常去。沿石级而上，过“行愿无尽”牌坊，突兀现出一块巨石，挡在路正中。每次见到此石，总会如有风吹来，在我心中激起些许波澜。

朴老生前对石头情有独钟。小时候，他读叶圣陶《古代英雄的石像》，深为石头选择成为铺路石而赞许，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取名《片石集》，喻意希望成为为大众服务的铺路之石。

朴老一生谦虚谨慎，发心知恩报恩、行愿无尽。他就像一块石头，默默地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的大道上，让大众从他的身上走过去。

1990年，朴老回到阔别64年的家乡太湖县寺前镇，看到家乡还不富裕，捐资设立“拜石”奖学金，用以培植人才，科教兴乡。当时，很多人都不解“拜石”何意。当年，在镇文化站工作的我的父亲进京接受全国文化系统劳模奖，顺便去拜望朴老。老乡见老乡，自然令朴老谈兴甚浓。父亲请教“拜石”何意，朴老解释：一是取“米芾拜石”的典故。二是朴老母亲别号拜石，设此奖学金有纪念母亲的意思。朴老之母陈仲萱老夫人，何以得名“拜石”，不详，但可以知道，她对石头也是极为钟情的。陈老夫人逝于内战之中，其中颇有难言之不幸，成为朴老

心中永远之痛。此次设立“拜石”奖学金，有报答母亲之意，令朴老甚感欣慰。

1993年9月，朴老特将前所做一首《拜石赞》书赠家乡，对“拜石”的含义做出进一步阐释。诗曰：“不可夸，石之坚，天能补，海能填。不可侮，石之怪，叱能起，射无碍。其精神，其意态，俨若思，观自在。友乎师，石可拜。”朴老总结了石头坚不可摧、补天填海、威武不屈、灵性十足的精神和意态，确实值得学习。家乡人民将《拜石赞》立碑刻于校园，激励学子拜石学石。

2001年，公园动工建设，施工之中，发现此石栏路，且此石极其坚硬，用钎凿，用炮轰，皆不可摧，至今石上凿痕、炮眼历历可现。有人说：此乃朴老显灵，或为天意，特遗石于此，一是希望家乡子弟勿忘拜石，二来有永远怀念其母之意。便留下此石，成为一景。

过者见之，无不奇之叹之。石头是否有灵念和天意，不可知。但如朴老所言，“石之怪”，确实有的。见此石，念朴老，我不能不心生敬意，觉得此石值得一拜。

想想，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每个人，都不过如一片石，那么渺小，那么平凡。或许连一片石都算不上，不过如一粒沙、一滴水、一星几可忽略的尘埃。

虽渺小、平凡，却并不悲观。

让我们像赵朴老一样，拜石为师为友，学习石头的精神和品质，把自己就当作一片石，但能有益于人民大众，有益于这个世界，这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编委会

(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任:

赵 雯 释学诚 释传印

释圣辉

学术顾问:

卓新平 楼宇烈 杨曾文

王志远 邓子美 黄夏年

徐玉成 宋立道 桑吉扎西

李敏生 陈邦炎 释演觉

释妙安 释净因 释宗性

释圣凯 石 楠 李 霞

王国良 释慈光 刘 蕤

李文成 黄复彩

主 任: 郑牧民

副主任:

张金锐 周德义 陈春友

袁家跃 鲁 德 张旺牛

吴国平 释慧庆 释智文

聂万健 赵福南 殷书林

主 编: 殷书林

副主编:

詹晓华 郭 兵 余世磊(执行)

编 辑: 张晓松 石德润 马希萍

主 办: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地 址: 太湖县政协大楼一楼

邮 编: 246400

电话传真: 0556-4160478

网 址:

<http://www.zpcyjh.com>

E-mail: zpc4160478@163.com

法律顾问: 奥肯律师事务所

发送对象: 有关领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 本会会员

印刷单位: 安徽地质印刷厂

印刷日期: 2017年10月15日

印 数: 1200册

卷首语

石可拜 / 余世磊

文献

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研究会上的发言 / 赵朴初

动态

本刊举办读者座谈会

赵福南一行前往市政协汇报赵朴初研究会换届工作

研究

第三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暨太湖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选

沿着人间佛教道路奋进奉献, 迎接小康社会 / 杨曾文

重读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法音》

——略谈赵朴初先生对中国当代佛教复兴的贡献 / 方广锠

二祖慧可与禅宗初始的中国化

——兼述太湖县作为禅源之地的依据和重要地位 / 殷书林

赵朴初研究资料中心正式 建立并征集相关图书资料

2014 年，赵朴初研究资料中心在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正式挂牌成立，安排了工作人员和专门用房，添置了办公用品，负责赵朴初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赵朴初有关图书和文物资料。

赵朴初先生生于安庆，长于太湖，在上海读书工作30 余年，建国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与众生广结善缘，赋诗赠字无数。其生平资料除国家保留之外，大量散于民间。搜集整理其生平资料，对于开展赵朴初研究、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朴初先生逝世后，10 余年来，许多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赵朴初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出版了大量有关赵朴初先生专著，撰写大量文章，散于各类报刊。将这些资料搜集集中，也成为一件十分必要而迫切的工作。

凡与赵朴初先生有关的书籍、实物、照片、书信等均在资料中心征集之列。十分欢迎相关单位、作者、持有者将资料捐赠本中心，本中心将颁发收藏证书。

本中心整理出版相关书籍，也将赠予相关单位收藏。

联系人：余世磊郭兵

通 讯：安徽省太湖县赵朴初研究会
资料中心

电 话：0556-4160478

邮 箱：zpc4160478@163.com

艺韵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十七）/ 李斌

回忆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在《法音》连载的殊胜因缘
——写在赵朴初居于诞辰 110 周年纪念日 and 《法音》出版
400 期之际 / 徐玉成

“赵朴初与中华名山大寺”之一：
珠耀垢衣解，花飞宝座分
——赵朴初居士与天台山国清寺的深厚法缘 / 李杏

链接

青山有幸埋灵骨
——赵朴初灵骨回乡树葬、文化公园创建及前期纪念工作
略记 / 余世磊
天台里忆旧 / 孙志远

封面图片：1958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主席接见胡达法师
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中）
参加会见。

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研究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日）

文 献

4

赵朴初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明确了思路、方向和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赵朴初坚决拥护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宗教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赵朴初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和工作，坦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1994年，国家宗教局在海南三亚举办的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座谈会，研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赵朴初在会上发表了这篇讲话。20多年过去，在新时代“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工作中，赵朴初这篇讲话仍然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本文选自华文出版社《赵朴初文集》。

中央统战部安排我们宗教界同仁来海南举行这次研讨会，同时在海南作了

一次非常美好，非常有意义的旅游。在各地参观访问中，看到海南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飞，所到之处面貌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使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也受了很大教育。中央统战部和海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以及各地党政部门、事业单位都为我们费了很多心思和气力，充分体现中央领导重视宗教工作的精神。对此，我首先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谈一谈关于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关于这次研讨会的主题的提法问题。

研讨的主题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个命题开始见于中共中央一九九一年6号文件。在这之前，有人曾提出过“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这个命题。我在一些讲话和报告中也曾多次论证，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中央一九九一年6号文件对这个命题作了修正，就是在“社会主义”后面加“社会”两个字，把“相协调”改为“相适应”。这个修改看越来不显眼，但其中的含义颇堪玩味。我体会，认为

不能提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只能提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大概是考虑到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思想体系，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会不会混淆宗教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其实，“相适应”也好，“相协调”也好。都不是说绝对的，静态的，而是相对的，动态的。我讲这些，并不是不赞成采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提法作为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

（二）研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意义。

我认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从理论上来说，它涉及什么是宗教，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属于何种上层建筑范畴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等一些理论“禁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创新，勇于突破条条框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从我国宗教的实际出发，正确地总结宗教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探讨，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实际上来说，它对于端正干部的政策思想，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使之适应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对运用和发挥宗教的优势，团结全国各民族广大的宗教徒，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提供了理论的基础的导向。

（三）“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命题中的“宗教”概念。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¹这段话指的是宗教思想信仰形态，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定义。宗教，特别是系统化的宗教，从其实在整体来说，除包括思想信仰体系这个宗教之为宗教的核心以外，还包括宗教文化和由同一思想信仰的人们结成的、并具有相适应物质形态的宗教社会实体。我们所研讨的主题中的“宗教”概念，应该指的是包括宗教信仰、宗教文化、宗教实体在内的宗教实在整体，而不是单指或特指宗教思想信仰形态。看来，有两种外延和内涵不尽等同的“宗教”概念，一种是特指宗教信仰形态，另一种是指宗教实在整体。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许多论断，所使用的“宗教”概念，是特指宗教思想信仰形态，而法律、法规、政策和实际工作中所使用的“宗教”概念，大都是指宗教实在整体。在认识和实践，把两种“宗教”概念混同起来，是造成工作偏差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

（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条件。

宗教徒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基本政治条件。继承发扬宗教的优良传统，整理和发扬宗教文化的精华，改革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宗教规章制度，宣扬宗教教义、教规、宗教道德以激励信仰宗教的人们爱国守法，拥护党和政府，止恶行善，为造福社会，利益人群作无私奉献，只有这样，宗教就可以运用自身的能动机制，经常不断地保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要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培养合格的宗教人才，提高整个宗教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的素质，努力办好教务，积极参加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多作贡献。

（五）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

我国的宗教，在建国之初的一段时期内，经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和社会民主改革、社会政治运动的洗礼，政治面貌发生的根本变化，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影响，成为中国宗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这就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十多年来，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的信教群众，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支持社会救济公益事业，促进祖国统一，发展对外友好，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文革”前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的冲击下，在“文革”十年洗劫蒙受冤屈、遭到迫害的情况下，整个宗教界没有动摇爱国的立场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中，宗教界表现得比其他各界更加稳定，不仅是内地，新华社香港分社同志告诉我，“六四”事件中香港佛教界没有一个人上街。应该说，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广大的宗教信徒，是一支可以依赖、经受磨难考验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力量。事实证明，宗教不仅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从整体上看，从主要方面来说，已经做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正是上述客观事实的理论概括。当然，还存在某些不适应的方面和因素，有一个进一步相适应的问题，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法。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思想信仰和宗教文化，有没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内在依据呢？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其他宗教我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以佛教为例，佛教思想文化是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有一次，共青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在政协作报告，谈到当前青年人的思想作风上许多问题时，钱学森同志移座到我身边说：“看来，宗教能够，也应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希望你研究怎样做。”这是一位大科学家说的话。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与“四有”、“五爱”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对信仰佛教的人们来说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增上缘。

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越来的，而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至于藏语系佛教文化和巴利语系佛教文化，更分别是藏族、蒙古族和傣族等许多兄弟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辩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论，忘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

的积极作用。瞿秋白读过很多佛书，他曾经说：“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向革命的道路。”

（六）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

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做到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上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这是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为此，要加强宗教法制建设，进一步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宗教立法的宗旨，应当放在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个基点上。

宗教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当前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占寺逐僧，捣毁佛像，侵犯僧尼人身和寺院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第二，“文化大革命”以前由僧人管理使用的重要寺院，有些至今还未落实政策，归还佛教界。第三，佛教名山大寺领导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文物、园林、旅游等部门多方插手，冒用佛教名义，滥建营利设施，损害宗教人文景观，围墙设卡，拦门售票，侵占佛教寺院收入。第四，对寺院房产政策尚未完全落实，不少地方，寺院房产的产权转移到占用单位所有，佛教界的权益蒙受损失，自养发生困难。寺院房屋为社会所有，这个建国初期的规定，至今仍被用来作为任意侵占寺院房产的借口。《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写道：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寺院房产为社会所有这个规定未正式改变之前，应该参照《决定》中的上述文字，明确佛教团体或寺院对寺院房产拥有全部法人财产权。第五，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与寺争利，与僧争权，借口支持协助佛教团体、寺院兴办第三产业，平调寺院财力、物力，一手把持兴办事业的财权、人权，侵犯佛教的权益。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多年存在的老问题，有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希望党政主管部门加以重视，调查研究，制定解决的措施，使宗教政策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

（七）关于改革问题。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求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与当今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相适应。我想，党政主管宗教工作的部门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创新，勇于突破陈规，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要在观念的更新，体制的理顺，职能的转变，法制的建设，政策的调整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充实和发展中央一九八二年 19 号和中央一九九一年 6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使宗教

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宗教工作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同时宗教工作也有一个加强廉政建设，防止腐败的问题。

我看，宗教工作领导管理体制要改革，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职能要转变。改革体制与转变职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建国以来，宗教工作沿袭的领导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教职能不分，以政代教，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包办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和宗教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教务等内部事务的弊端，造成“官办宗教”的不良影响。这种情况，在中央一九八二年 19 号文件发出后的若干年内，有所松动，近三年多来，呈现一种强化的趋向。不改革这种体制的弊端，不转变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职能，就不利于保护宗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依靠宗教界的自身力量自主负责地在宪法、法律、政策范围内办好本宗教的教务，搞好本宗教的自身建设，不利于调动宗教的积极因素，发挥宗教的特点和优势，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切实转变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职能，实行政策职能分开。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职能，我认为，主要是：第一，根据宪法和法律，根据中共中央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协助政府（有的还须通过国

家权力机构)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具体的政策措施。第二,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护宗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和宗教事业单位的权益。第三,协调各宗教、各教派之间以及宗教同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第四,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对宗教内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处理违法;另一方面常常被忽略的是,对来自宗教外部的侵犯宗教徒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宗教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也应依法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予以严肃处理,而不能不闻不问,束手无策。第五,引导和组织宗教界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习和宪法、法律、时事政策的学习。第六,对宗教方面的重要涉外事务的审批。这里,要划清“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包办代替的界限。“行政领导”的提法,见诸中央一九八二年19号文件,其涵义,在我看来,应该是: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宗教活动场所的领导,其性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绝不是说,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的一切行政事务,也不是说,宗教活动场所,在行政序列上是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下属单位,更不能搞成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代表。应该严格按照中央一九九一年6号文件

的规定,正确理解掌握“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涵义和界限。这种管理是“指政府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而“不是去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宗教工作方面有一些老大难问题,我看,改革宗教工作领导管理体制、转变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职能,倒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应该根据改革的精神,抓紧研究解决。

以上这些看法和意见,冒昧提出来,供大家研究、参考,并请指教。

最后,简略讲一讲,去年十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决定今后工作重点放在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佛教四众素质上。所谓加强自身建设,包括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特别是人才建设,要培养具备“四有”、“五爱”的僧人,同时引导广大在家信众修德讲学,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做好本职工作,做个好公民。同时,要继续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负责地参加有关的法律政策性问题的协商,引导各民族佛教徒坚持宪法、法律、时事政策的学习,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维护社会安定,增强民族团结,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希望大家指教。

本刊举办读者座谈会

动 态

10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座谈会

2月1日，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工作座谈会在太湖县政协五楼会议室召开。太湖县政协主席赵福南，政协副主席、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研究动态》主编殷书林，政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赵朴初研究动态》副主编詹晓华，县委宣传部、统战部、政协调研室、政协文史委、宗

教局、文联、县志办、赵朴初文化公园等主要负责同志，赵朴初研究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学者20多人参加。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赵朴初研究动态》副主编郭兵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听取了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2017年度工作总结和2018年度工作计划。《赵朴初研究动态》执行副主编

余世磊就期刊的创办、征稿、编审、发行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会人员从今后的研究方向、期刊的稿件征集、宣传发行以及如何与地区发展相融合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献计献策。

殷书林要求研究会今后工作中一是活动要丰富，围绕主题广泛开展活动；二是研究要拓展，进一步提升期刊的质量；三是宣传要跟进，努力搭建平台，发挥宣传效应；四是自身要加强，调整思路，适应社会发展方向。

赵福南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强调

一是要全面展开对赵朴初的研究，扩大影响；二是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为弘扬朴老精神做好具体事情；三是要依托科研院所、高校、会员等力量开展研究工作，提升研究水平；四是研究会办公室要尽职尽责，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此次大会是一次总结会，更是一次动员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要把赵朴初研究作为太湖的大事来做，要发挥名人效应，为全面深入研究赵朴初，推介太湖，服务社会发挥作用。（张晓松）

赵福南一行前往市政协汇报赵朴初研究会换届工作

2月28日，太湖县政协主席赵福南、副主席殷书林专程前往市政协汇报赵朴初研究会换届工作。

市政协主席章松、副主席刘克胜等领导听取了赵福南一行关于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换届工作情况的汇报，充分

肯定了赵朴初研究会历年来取得的各项工作成绩，表示市政协将就赵朴初研究会换届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做出相关部署。并要求县政协精心组织，确保换届工作如期顺利举行。（郭兵）

动态

11

根据《内部资料性出版管理办法》，经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批准，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会刊《赵朴初研究动态》从2018年第一期（总第四十二期）开始，正式更名为《赵朴初研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赐稿。

沿着人间佛教道路奋进奉献，迎接小康社会

动态

12

杨曾文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杨曾文教授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贯彻十八大精神举行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号召是指引和激励着中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中华儿女奋勇前进的极大动力。

值此纪念赵朴初居士、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一生的光辉事迹，特别是他在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适时地倡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为推进佛教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对于继承他的遗志和未竟之业，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继续实践富有进取精神的人间佛教，以无愧于时代的新奉献来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很有意义的。

以下仅就本人对赵朴初居士的了解，概要回顾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他为佛教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并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新时期之初协助落实政策，致力恢复佛教组织和活动

“文革”结束后，随着举国“拨乱反正”的进行，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项法规，致力恢复各地佛教寺院、佛协组织和宗教活动，做出巨大贡献。

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总结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明确新时期佛教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赵朴初居士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83年是中国佛协成立

30周年，在12月召开的佛协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赵朴初居士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周年》的报告，回顾佛协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基本经验之后，提出人间佛教思想。此后在1987年、1993年中国佛协五次、六次代表会议，赵朴初居士皆被选为会长。

在赵朴初居士的指导和各级佛协、寺院僧俗信众的共同努力下，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与开放寺庙、健全组织、培养佛教人才、发展佛教文教事业等方面皆取得重大进展，使中国佛教顺利地进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历史时期。

二、提倡“人间佛教”，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赵朴初居士在1983年中国佛协四届二次会议上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纪念报告中，明确地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传统。他在1987年佛协五届会议作的报告中再次阐释了这一思想，新修订佛协章程也将“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载入第二条。

赵朴初居士倡导的人间佛教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爱国爱教，修持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萨四摄、六度等戒规和道德理念、规范；关心社会，致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奉献；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文化和教育事业；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可以说这是一条能够促使中国佛教与

俱进，与社会主义社会密切适应的道路。

三、针对佛教界出现的问题，要求加强自身建设

在佛教事业进入了恢复振兴和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针对佛教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败坏佛教声誉的不良风气和现象，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领袖适时地将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提到日程。

在1993年中国佛协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居士作《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对佛协以往非凡历程和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绩进行回顾总结，对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这一重大问题作了阐释，特别强调：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可以说，这一要求至今没有过时，加强自身建设仍是今后佛教界继续贯彻的重大任务。

四、强调佛教是文化，拓宽佛教融入社会渠道

鉴于社会上一些人对佛教的隔膜，不能正确地看待佛教，甚至将佛教与迷信等同起来，最常见的是将佛教作简单化的理解，认为烧香磕头、求神拜佛就是佛教。赵朴初居士在文革后对此多次加以廓清。1984年赵朴初居士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提交《佛

教和中国文化》文章，概要而精确地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和主要特色、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整体上向世界展示中国佛教真实风貌和对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同年9月，赵朴初居士出席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作了《学问无止境》的讲话，提到周建人先生曾两次写信建议今后要加强佛教研究，并且以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致力研究佛教为例加以说明，要求学僧充分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积极开展佛教研究工作。1986年《法音》第二期发表了赵朴初居士与访问他的几位青年的谈话记录《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同年，赵朴初居士为《文史知识》第10期所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文章对“佛教是文化”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说“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曾对中国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天文、音乐、医药等文化

形态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文章还对在新时期弘扬人间佛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赵朴初居士对佛教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对佛教本来面貌的正确反映，不仅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现在也没有过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和阐释、介绍佛教的历史、佛教对充实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是当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

五、重视培养佛教人才，促进佛教文教事业发展

赵朴初居士历来重视佛教人才培养，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1980年恢复因“文革”而停办的中国佛学院。此后，在赵朴初居士的关心和支持下，南京栖霞山和苏州灵岩山设立了中国佛学院的分院，各地也相继建立佛学院。在赵朴



1998年，赵朴初与江苏定慧寺方丈茗山法师在一起。



1964年3月，赵朴初欢迎日本西川景文、大河内隆弘长老来华访问。

初居士的主持下，中国佛教协会1986年和1992年先后两次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会议纪要》，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1992年《法音》第三期），提出调整教育规划和课程安排，制定相应措施，组织编写教材，聘请教内外专家学者教师加强教师队伍，培养研究生，向国外派派遣留学生等设想和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对佛教文化的研究，指导中国佛协开展保护和整理佛教文物的多项工作，例如挖掘、整理和拓印房山石经，编写《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出版中文版《中国佛教》，恢复金陵刻经处，补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出版各种佛教文集，举办佛教美术艺术

展览，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重印《清藏》、摄制影片《佛教在中国》等。1987年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加强教内外学者的联系，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和国内外佛教学术交流，出版学术专著，编印学术年刊《佛学研究》及普及刊物《佛教文化》等。

此外，赵朴初居士对开展中日、中韩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也做出极大的贡献。

赵朴初居士离开逝世已经17年了，随着国家形势越来越好，中国佛教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践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在发展佛教教务、文教建设、教团自身建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动员和组织信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当中，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崭新论断。并且指示：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当代中国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佛教自然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化道路，致力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融入佛教文化扬善止恶的伦理体系中，进一步充实和

丰富佛教的人文价值内涵，让佛教在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做出新的奉献。相信拥有成功实现中国化传统的当代佛教，完全能够做到这些，必将在与时俱进中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的生气和无限活力。

今天在此举行纪念赵朴初居士诞辰1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缅怀赵朴初居士非凡业绩，展望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光辉远景，衷心希望佛教界能继承并发扬赵朴初居士的光辉业绩，在新的形势下把他倡导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发扬光大，让中国佛教界以无愧于新时代的新成绩，迎接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到来，准备以新的面貌适应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重读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法音》

——略谈赵朴初先生对中国当代佛教复兴的贡献

方广铝



方广铝教授

赵朴初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佛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书法家、文学家。1949年以来，他继承与发扬了中国近代以来“人间佛教”的优良传统，领导中国佛教徒进一步树立爱国爱教的理念，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呼吁并协助中央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佛教界健全僧伽制度，大力培养佛教人才，努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为引导佛教界走上新的道路，反映佛教界的情况与诉求，中国佛教协会曾于1950年9月创办《现

代佛学》。1964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代佛学》停刊。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赵朴初先生适应新的形势，抓住新的机遇，领导中国佛教协会于1981年创办了新的协会刊物——《法音》，至今已经连续发行37年。《法音》杂志不但成为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所走历程的必读刊物，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赵朴初先生的重要资料。

1981年、1982年这两年，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教再次踏上复兴之路的重要两年，也是《法音》杂志创刊并发展的两年。中国佛教历经“十年文革”以后重新恢复，百废待兴。复兴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中国佛教如何在如理如法的基础上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契时契机地满足广大信众的宗教需求，为中华新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都是摆在中国佛教面前的重大问题。《法音》反映了以赵朴初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领袖们为此是如何殚精竭虑，竭尽心力，鸡鸣起舞，奋斗不已。今天，中国佛教已经迎来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重读1981年、1982年两年的《法音》，深为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佛教的复兴所付出的辛劳与建立的功勋而感动。今略述

读后感，并求教于方家。

—

《法音》于1981年创刊，为季刊，当年发行四期；1982年改为双月刊，当年发行六期。故两年共计发行10期。所发表的与赵朴初先生的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一类是赵朴初先生的文章或讲话。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1981年《法音》第一期关于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

由于当时赵朴初先生为复兴佛教，参与的各种活动很多，各类报道相当频繁，为避文繁，本文仅摘录1981年《法音》第一期上关于赵朴初先生的活动的报道：

1980年11月5日，香港佛教联合会访问团拜访中国佛教协会，受到赵朴初先生等人的亲切接待与热烈欢迎。11月11日，该团回国，赵朴初先生等赴机场送行。

1980年11月17日，日本曹洞宗天童寺参访团，在赵朴初先生等中方人员陪同下，参访浙江宁波天童寺，並举行法会，为道元法师得法灵蹟碑揭幕。赵朴初先生题《道元法师得法灵蹟碑颂》并致揭幕词。（该参访团一行92人于11月12日抵达北京。11月15日赵朴初先生陪同到杭州。先后参访了净慈寺、灵隐寺等佛教胜迹。赵朴初先生与日本曹洞宗管长慧玉比丘互有酬唱。11月22日，该团回国。）

1980年12月12日，中国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班禅、张执一、萧贤法等

参加，赵朴初先生等在会上讲话。勉励学僧们努力学习，重视佛学研究。

1980年12月15日，赵朴初先生等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参拜西山佛牙塔。

1980年12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赵朴初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并受第三届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委托，向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作《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1980年12月22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茶话会，招待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1980年12月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议选举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赵朴初先生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会长。同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理事会进行第一次会议，赵朴初先生出席会议，并被选为常务理事，暂兼秘书长。

1980年12月24日，中央统战部举行茶话会，会见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代表，赵朴初先生在茶会上发表讲话。

1980年12月24日下午，追悼于12月14日下午在广济寺圆寂的法尊法师，赵朴初先生出席追悼会。

除了上述有关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外，1981年《法音》第一期还有一些报道，也与赵朴初先生有关，如中国佛教协会与日中友好佛教协会共同编辑的《中国佛教之旅》大型画册，分别用中日两种文字于1980年在日本出版。赵朴初先生与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塚本

善隆分别为此书撰写了《前言》和《序言》。

(二) 1981年、1982年《法音》发表的赵朴初先生的论著

1981年第一期

《发刊词》

《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赵朴初会长在中央统战部茶会上讲话》

《法尊法师悼词》

《〈解深密经·圆测疏〉后六卷还译序》

《奉和大西良庆大长老新年之作》

《道元法师得法灵蹟碑颂》

《奉和秦慧玉大长老原韵》等三首。

1981年第二期

《闽游诗抄》

1981年第三期

《佛教常识问答》

(一)

本书由赵朴初先生在50年代末期开始撰写,用笔名“饮水”在《现代佛学》连载,从1959年第三期开始,到1960年第一期,共发表了四部分:(一)《佛陀和佛教的创立》;(二)《佛法的基本内容与佛教经籍》;(三)《僧伽和佛的弟子》;(四)《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与复兴》,共包括了157个问题。作者原计划该《佛教常识问答》还包括其他的部分:(五)《佛教在中国的传



左图: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把赠送清刻大藏经的礼帖交给迎经团团长圣一法师



香港宝莲禅寺邀请大藏经代表团在北京

(本版图片均为郑霞补摄)



上图:迎经团名誉团长慧广法师代表香港宝莲寺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牙雕观音像



左图:迎经团在广济寺受到首都佛教同人的热烈欢迎

《法音》1982年第4期封二刊登关于香港宝莲寺邀请大藏经代表团来京的报道。

播、发展和演变》;(六)《中国和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关系》;(七)《中国和南亚各国的佛教关系》;(八)《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关系》。截止1960年初,没有连载完。故从1981年《法音》第二期开始重新连载,并计划将把八个部分补充完整。但最后仅完成第五部分,251个问题,並作为《法音文库》之一,于1983年出版。其后翻译为日文出版,有日文序。

1981年第四期

动态

19

《佛教常识问答》（二）

《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1982 年第一期

《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在五届政协第四次会议宗教小组上发言》

《亚洲宗教徒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亚宗和”二次大会书面发言》

《佛教常识问答》（三）

《禅林清韵》

1982 年第二期

《佛教常识问答》（四）

《宝幢高树，喜踊人天。——美东佛教总会创立二十周年纪念》

1982 年第三期

《在接受日本佛教传道授予传道功劳奖仪式上的讲话》

《在接受日本佛教大学赠予名誉博士称号仪式上的讲话》

《佛教常识问答》（五）

1982 年第四期

《关于中国佛教协会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今年年内的工作安排的报告》

《佛教常识问答》（六）

1982 年第五期

《切实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全国政协第六次专题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座谈会上的发言》

《佛教常识问答》（七）

1982 年第六期

《佛教常识问答》（八）

二

上文介绍了《法音》1981 年第一期

关于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及 1981 年、1982 年《法音》发表的赵朴初先生的论著。由于报道的时效性，《法音》1981 年第一期报道的都是赵朴初先生于 1980 年 11 月、12 月两个月中的活动。主要有：接待香港佛教联合会访问团与日本曹洞宗天童寺参访团，并陪同后者参访杭州佛教寺院及赴宁波天童寺为道元法师得法灵蹟碑揭幕。参加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及有关活动。参加法尊法师圆寂追悼会。从日程安排看，在这两个月中，赵朴初先生的活动非常繁忙，有时一天要参加多个活动。考虑到当时正是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筹备、召开及中国佛学院复院的筹备、开学，可以想见，赵朴初先生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除了公开的活动之外，还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需要承担。我以为，上述两个月的活动及 1981 年、1982 年《法音》发表的赵朴初先生的论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佛教的重建与复兴所做的努力和无怨无悔的付出。它包括：中国佛教的复兴，中国佛教僧才的培养，大陆佛教与境内外、海内外佛教团体的交流等三个方面。

（一）中国佛教的复兴

“十年文革”中，我国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用班禅额尔德尼的话讲，是“我们高尚而慈悲的佛教也同其他宗教一样遭受了灭顶之灾，使她濒于危亡”。由于形势的需要，1972 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一些全国重点寺院得以保护与恢复。但从总体看，中国佛教并

未走上正轨，正常开展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佛教迎来了复兴的新契机。但复兴佛教，如何着手？中国佛教的复兴包括哪些方面？正如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所说，当时佛教协会主要从重建佛教教团、整理出版佛教经典与书籍、保护佛教文物、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着手。

1、重建佛教教团

“十年文革”，虽然佛教界有以正果法师为代表的“我在佛教在”的坚强愿力，但毕竟教团被停止活动，不少僧人被迫还俗或外穿俗装。佛教三宝中的僧宝是的传佛慧命的载体，续佛法脉的基础，复兴佛教，首先是重建佛教教团。1980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佛教教团已经重建。但是，中国佛教毕竟元气大伤，如何让中国佛教在恢复中走上正轨，既是佛教界，也是当时中央极为关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指出：“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本身的事，应由宗教徒和宗教界人士自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庙应由住在里面的僧尼自己负责管理，做到庙像庙、僧像僧。”[转引自《赵朴初会长在中央统战部茶会上讲话》，载《法音》1981年第一期，第18页。]中央的这一要求，也正是佛教界普遍的愿望。从此，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佛教教团都按照“庙要像庙、僧要像僧”的要求，严守戒律，护持三宝，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2、整理出版佛教经典与书籍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人们对佛



《法音》1982年第1期封面

教有种种错误的认识与观感。如何让人们们对佛法、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疑是摆在当时佛教界面前的大问题。1972年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之后，便致力于整理出版佛教经典与书籍，传播佛教知识。如：

整理保存在中国佛教协会的50年代拓印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拓片，共整理出经典1071部，3518卷，并将有关题记汇集为书，并出版《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成为当时人们研究房山石经的基本参考书。若干年后，中国佛教协会又把云居寺石经拓片全部影印出版，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了希有的珍贵资料。

完成了印度因明专著——法称法师著《释量论释》的翻译。该书发展了陈那的因明学说，是古代印度因明学说的重要著作，受到世界因明研究者的关注。

由法尊法师翻译完成，並依据第一世达赖所著大疏，撰成《略解》一部。

完成《解深密经疏》丛藏到汉的还译。该疏原为玄奘大师弟子新罗圆测法师所撰。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由法成法师翻译为藏文，从此在西藏流传，但其汉文本在其后亡佚，仅在日本有残本留存。此时由观空法师将它从藏文全文还译。

将当年赴斯里兰卡“五比丘”之一叶均法师翻译的《清净道论》重新校订出版。

编辑出版了《中国佛教》第一册。该《中国佛教》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斯里兰卡拟编写佛教大百科全书，通过外交途径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撰写其中的中国佛教部分。周恩来总理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集中全国教内一流的佛学专家所撰写的。第一册内容包括佛教史、佛教宗派、中外佛教关系史等三个方面。其后人物、典籍、藏经等内容，分别汇编为第二册到第五册陆续出版，至今是人们研究中国佛教的基本参考书。

筹备并正式发行中国佛教协会刊物——《法音》。赵朴初先生不但亲自写了《发刊词》，还把自己五十年代开始撰写，尚未完成的《佛教常识问答》交给《法音》连载，以期向全社会普及佛教知识。该书後结集为单行本出版，並被翻译为日文。在序言中，赵朴初先生回忆了他与毛泽东就佛教的一次谈话：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

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这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曾看到一位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毛主席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关系，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名胜地方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序言引用革命家毛泽东、历史学家范文澜、科学家钱学森的语言，强调佛教不仅仅是宗教，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迪。

3、保护佛教文物、整理佛教典籍、

开展佛教学术研究

为了做好保护佛教文物、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等工作，中国佛协在法源寺成立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由周叔迦先生担任馆长，搜集、保护了大量的佛教文物。其后，又在北长街原三时学会旧址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计划“对佛教思想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并翻译缺佚的经论，编译出版佛教学术名著。”这些工作，其后在新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逐次展开。又重新恢复了南京金陵刻经处，使得这一佛教典籍流通中心继续发挥作用。

当时，国家对佛教文献的整理也极为关心。1982年3月，《中华大藏经》项目由全国古籍小组正式立项启动，同年5月出版的《法音》第三期随即做了报道。《中华大藏经》编辑过程中，中国佛教协会予以大力支持。提供法源寺、广济寺收藏的各种藏经资料，乃至提供房山石经拓片原本，以供《中华大藏经》校勘之用。

顺便说一句，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本人编辑《藏外佛教文献》，也得到赵朴初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亲自为《藏外佛教文献》题写书名，并由佛教文化研究所李家振先生从各方面给予无私的帮助。可以说，没有这些支持，《藏外佛教文献》不可能诞生。这是我至今感念的。

（二）中国佛教僧才的培养

记忆中赵朴初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佛教要发展，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写这篇文章时，实在记不起来是在哪里看到这句

话，或当时是听哪位转述这句话。但重读1981年、1982年两年的《法音》，可以看到赵朴初先生是如何孜孜汲力於佛教人才的培养。

当时，佛教复兴，万事丛杂。但赵朴初先生把中国佛学院的重新开办放在重要位置。为培养人才，绍隆佛种，中国佛学院於1980年重新开办。

中国佛学院最早成立于1956年，至1966年10月，共举办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种班次五期，培养学僧380多人。十年文革，中国佛学院停办。1980年9月恢复招生，当年招收学僧40人，于10月1日举行了剃度与授沙弥戒仪式，并於当月正式开课。中国佛学院由赵朴初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任，法尊法师任院长。戒定慧三学并重，培养从事佛教工作和佛学研究的爱国爱教的僧伽人才。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其后又加设研究生，亦为三年。除了设在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之外，当年还在江苏苏州灵岩山设立了中国佛学院分院。1980年至今，中国佛学院及其各地的分院，为中国佛教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佛教领袖几乎都是从中国佛学院及其分院毕业的，说明当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趁着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中国佛教协会还与日本佛教大学合作，派遣传印法师、姚长寿居士前往日本佛教大学考察进修。这是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佛教“五比丘”赴斯里兰卡之后的第二次有组织地派人留学。其后，中国佛教

协会又多次派遣学僧前往日本和斯里兰卡留学，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三）大陆佛教与境内外、海内外佛教团体的交流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文化濡化，形成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传到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各地，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在当地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一佛教传承，一般称为“汉传佛教”。千余年来，汉传佛教区域内各国佛教徒，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各系佛教徒友好交往，共同推进佛教的发展。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外需要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新环境，而中国佛教为这一国际和平新环境的营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81年、1982年两年的《法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赵朴初先生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利用他在国际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力，在大陆佛教与境内外、海内外佛教团体的交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本文暂且从略。

三

值此赵朴初先生诞辰110周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怀念赵朴初先生在当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历程中所建立的功勋。

最后，我想用《佛教常识问答》中的一段问答，来作文本的结尾：

问：你对今后佛教前途的发展是怎么看的？

答：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佛教，是

拥有内容丰富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的。论它的典籍文化，论它的成绩经验，论它的国际影响，无论作为宗教或学术来看待，中国佛教在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中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期的衰落，中国佛教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与局限。如何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积极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主要在于当前中国佛教徒本身的努力。如培养传灯人才，管好重点寺庙，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等等都是要立即抓好的大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不变的，坚定不移的，毫不含糊的。解放以后全国佛教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得到复苏和发展，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像设严饰，气象万千。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一切恢复整顿工作顺利进行，短短数年之中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贯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抚今追昔，我深为中国佛教庆，深为中国佛教徒庆。我深信，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瞻望未来，前程似锦，春回大地，万卉争妍，佛教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二祖慧可与禅宗初始的中国化

——略谈赵朴初先生对中国当代佛教复兴的贡献

殷书林

【内容摘要】达摩来到中国，传化禅宗，将衣钵传与二祖慧可。达摩禅法于如来禅向祖师禅的转化过程中，取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承接的作用。二祖慧可在继承达摩禅法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完善和发扬，其禅法开始中国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祖师禅。二祖慧可是在来到安庆这块土地，其禅法不断趋向成熟，并完成了他对禅宗初始的中国化，构建了后来中国禅宗的雏形，故说安庆作为“禅源之地”，名副其实。

【关键词】二祖慧可 禅宗 中国化

位于皖西南的安庆市太湖县，有“佛教圣地”、“禅源安庆”之美誉。这是因为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产生了许多高僧大德，演绎了许多禅门盛事。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是禅宗二祖慧可于南北朝末年来到太湖县，在这块土地上，其禅法不断趋向成熟，并完成他对禅宗初始的中国化，构建了中国禅宗的雏形。二祖慧可被称为中国禅宗第一人，安庆被称为禅源之地。

一、二祖慧可卓锡太湖县狮子山，传衣岳西县司空山。

关于二祖生平资料，目前学术界认为较可信的是唐道宣的《续高僧传》[《续高僧传》，或称《唐高僧传》，全书30卷。



二祖像

道宣认为慧皎《高僧传》中记载梁代的高僧过少，而需要作补辑的工作，于是经过相当时期的收集资料，写成此书。内容从梁代初叶开始，到唐贞观十九年(645)止144年间，共写正传331人，附

动态

25



狮子山

见 160 人，于贞观十九年完成。在成书后二十年间，陆续有所增补，又成后集《续高僧传》10 卷]，因道宣与二祖时代最为接近，且其采录资料是较为严谨的。

其后，《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宝林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佛祖统记》、《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典籍对慧可均有记载，补充了《续高僧传》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后人神话和附会的成份也不少，缺乏令人信附的真实性。

《续高僧传》只写到慧可于北周武帝灭佛期间，与同学昙林护经像南下。对慧可来到今天安庆市太湖县（时属南朝陈国）及后来回北方的史实，均没记载。其他佛典资料有零星记载，但都不多。但旧《安庆府志》、《太湖县志》记载较多，补充了佛典的不足。

结合地方志书，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北周武帝灭佛的建德三年

（574），慧可为逃法难，从北方来到太湖县，并寻找先期南下的弟子僧璨。他先在太湖县城东风形山建观音寺，稍作休息后，沿长河而上，在长河上游狮子山葫芦石坐禅，建二祖禅堂，后来上司空山（1936 年，国民政府设置岳西县，司空山划归岳西县）建二祖禅刹，并传衣三祖僧璨。北周大象二年（580），复行佛教，慧可回到邳城弘法，后被人陷害致死。

按以上观点，慧可在安庆约生活了 6 年时间。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慧可在安庆弘法时间可能更长，如太湖县学者周磊[周磊，原安徽省太湖师范教师，著有《晋熙佛教文化》。本文引用观点，即来自《晋熙佛教文化》。]认为：慧可乃大智之人，对当时佛教之难必有预见，可能会在法难之前南下韬光养晦，而不必等到法难发生这年。他认证慧可在保定元年（561）就南下了。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如果慧可于保定元年（561）来到太湖，其在太湖的时间就近 20 年了。

二、达摩到来之前如来禅在中国的流行。

禅宗作为佛教八宗之一，为佛祖所创。

人们一般把佛祖在灵山上拈花一笑，作为禅宗之滥觞。灯录有自迦叶尊者以来二十八祖，但禅宗在古印度并没有开宗立派，与其他宗派相并立，几乎没有什么理论著述，更谈不上系统。在达摩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大地上，也有安世高等人翻译出诸多禅典，依此修行者亦不乏其人，有如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等。这些禅都是依佛经而修心，渐进而有阶位，即如来禅。如来禅属先做后悟，在事中求，通过行为引导内心，达到解脱，未悟前以行动原则约束身心，直到完全契合如来藏妙心。

正如宗密法师在《禅源诸诠集都集》《禅源诸诠集都序》系宗密对禅宗诸家学说的总论，亦为其所编集《禅藏》的序文。收在《大正藏》第四十八册、《禅宗全书》第三十一册。]中所说：“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智，自然渐得百千三昧。道摩门下，辗转相传者，是此禅也。”这最上乘禅，即祖师禅，不立文字，以心印心，心心相传，顿超而可直入。祖师禅属先悟，遇事而得契合妙心，属机缘巧合得知无本无性，非从言语约束而是如实无所得，即契合本心。自达摩以下之禅法，为祖师禅，不落言诠；但是作为入道方法，仍然不可无言教。

如来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后世修习者也甚少。而祖师禅，盛传于中国大

地，真正形成极具影响的禅宗，理论体系极其完善而丰富，虽然自南宋后渐衰，但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受到世人的青睐。

三、从达摩禅法到慧可禅法

达摩来到中国，以《楞伽经》[《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亦称《入楞伽经》、《大乘入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或《入楞伽经》。在汉译各本中，实叉难陀的译本与梵本比较接近。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最能表现此经的原始形态，流行也最广。]教授学人，以此传宗。他的著作相传有《少室六门集》上下卷，还有敦煌出土地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和尚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也有人认为这些“当系后人伪托之作”[见《禅宗宗派源流》，吴立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被后世认为可信度较高的《续高僧传》在为达摩立传中，简略记述了达摩生平，着重介绍了其禅法。其文如下：

菩提达磨，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未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

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谘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

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行人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磨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

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续高僧传》没有写达摩与梁武帝对话、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等，再一次让后人增加了可信度。这样的故事也可能只是后人的演说，如果真的发生，道宣是不可能不记载入传的。道宣对达摩禅法的讲述，也应是客观而可信的。

现在所能看到慧可关于禅法的文字，一是《楞伽师资记》中《齐朝邺中沙门惠（慧）可》中所记录慧可的《略说修道明心要法》[《楞伽师资记》，又名《楞伽师资血脉记》，由唐净觉集于景龙二年（708）。本书记述禅宗以八代《楞伽经》相承传持之经过。我国禅宗初期，原有南北宗之分，而各宗所撰之传承史皆以其本宗为正统。本书即为站在北宗立场所撰述之初期禅宗传承史。由于初期宗师传法特重《楞伽经》，故名为《楞伽师资记》。]其文录如下：

1.《楞伽经》云：“牟尼寂静观，是则



二祖于狮子山面壁处

远离生，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

2.《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覆障，众生不见。”若逢智风，飘荡五阴，重云灭尽，佛性圆照，焕然明净。《华严经》云：“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亦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光岂得明净。日光不坏，只为云雾覆障；一切众生清净之性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诸见，烦恼重云，覆障圣道，不能显了。若妄念不生，默然静坐，大涅槃曰，自然明净。俗书云：“冰生于水而冰遇水，冰泮而水通；妄起于真而妄迷真，妄尽而真现。”即心海澄清，法身空净也。

3. 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若静坐无事，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照物分明。若了心源清净，一切愿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

受后有。得此法身者，恒沙众生莫过有一仁；亿亿劫中，时有一人与此相应耳。若精诚不内发，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无所为。是知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佛若能度众生，过去逢无量恒沙诸佛，何故我等不成佛？只是精诚不内发，口说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故佛性犹如天下有日月，木中有火。人中有佛性，亦名佛性灯，亦名涅槃镜。是故大涅槃镜，明于日月，内外圆净，无边无际。犹如炼金，金质灭尽，金性不坏；众生生死相灭，法身不坏。亦如泥团坏，亦如波浪灭，水性不坏；众生生死相灭，法身不坏。

4. 坐禅有功，身中自证故。终日饼尚未堪餐，说食焉能使饱？虽欲去其前塞，翻令后楯弥坚。《华严经》云：“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又读者暂看，急须并却；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何异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故诸佛说说，或说于不说。诸法实相中，无说无不说。解斯，举一千从。《法华经》云：“非实非虚，非如非异。”

5. 大师云：“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能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诸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6. 又云：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7. 《华严经》第七卷中说：“东方入正受，西方三昧起。于眼根中入正受，于色法中三昧起。示现色法不思議，一切天人莫能知。于色法中入正受，于眼起定念不乱。观眼无生无自性，说空寂灭无所有。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童子身入正受，于壮年身三昧起。壮年身入正受，于老年身三昧起。老年身入正受，于善女人三昧起。善

女人入正受，于善男子三昧起。善男子入正受，于比丘尼身三昧起。比丘尼身入正受，于比丘身三昧起。比丘身入正受，于学无学三昧起。无学入正受，于缘觉身三昧起。缘觉身入正受，于如来身三昧起。毛孔中入正受，一切毛孔三昧起。一切毛孔入正受，一毛端头三昧起。一毛端入正受，一切毛端三昧起。一切毛端入正受，一微尘中三昧起。一微尘中入正受，一切微尘三昧起。大海水入正受，于大盛火三昧起。”一身能作无量身，以无量身作一身。解斯，举一千从，万物皆然也。

这里记录的只是几条语录，从内容上看，既有承于达摩之处，又有个人阐扬之说，符合慧可之经历和思想的某些特征，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慧可另有与向居士（僧璨）的通信，见于《续高僧传》。

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于天保之初，道味相师，致书通好曰：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可命笔述意归：

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此诗亦收于《续高僧传》和《略说修道明心要法》。据《续高僧传》，慧可在邺城弘法险遭大难，而流落民间，以歌谣俚语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和内容，向世人宣讲禅法。这首诗即使在现在读来，仍然较为通俗易懂，应是出自慧可之手，且这首诗可能写自慧可流落邺城民间时候。

四、达摩禅法是如来禅向祖师禅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承接。

禅宗由佛祖灵山会上教外别传，虽传西天二十八祖，但在印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相关的论述。其真正开宗立派，乃至蔚为大观，是在中国，从祖师禅的发端。

由如来禅转为祖师禅，达摩，是个重要的人物，他起到了一个承接的作用。

达摩禅法，根据《续高僧传》中述，可以用“二入四行”和“凝住壁观”来概括。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理论与实践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达摩禅法的理论来源：达摩认为：“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见达摩《大乘入道四行观》]。”

理入，即悟入佛法真理。要学习和悟解佛教经文理论，确定牢固的信仰。这是信解“文字般若”的阶段，是佛法修行的基础。不弄懂佛法教理教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向导和遵循的规范，就容易盲修瞎炼，事倍功半。尤其对于钝根之人讲，更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籍教悟宗”。

行入，不仅指修行，也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行入是要人通四行，即四个方面的修行、表现来达到觉悟解脱。四行，即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

达摩禅法的实践：就是“凝住壁观”。

语言文字终归是方便施設，是随机说法，有一定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若人们将所揭示的真理建立在自己心中，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地实证参究，发掘自己的智慧潜力，思维现证，来契合佛法真理。彻达“实相般若”的阶段，是禅修的根本，这就是所谓“凝住壁观”。

达摩之“凝住壁观”，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就是面壁坐禅。它指的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惛，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摒弃一切的外缘，内心一点都没有喘息波动，静下心来，使心如同一面墙壁一样，截止内外出入往来的妄动，然后以此来觉悟那颗本真之心。）[见明黎眉《教外别传》中《初祖菩提达摩大师》]”

这种理论与实践方法是相互促进的。在实践中，既不能被其他言教迷惑，也不能固执己见，不断地丰富、发展、完善，作到“无有分别，寂然无为”。这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施行真理，而不是只停留在证悟的理论说教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理入。

从以上分析，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一方面，达摩的禅法还是不离如来禅的一些特点，譬如他要求依照佛教的经典来修行，特别强调以《楞伽经》为宗，从佛理上入，从行上入。其四行之说，都是佛在修行上强调的，在佛典中都能找到充足的理论依据。但另一方面，达摩禅法又开始具备了祖师禅的气象，首先，他强调“藉教悟宗”，是以《楞伽经》“诸佛心为宗”作为立宗的宗旨和立论依据，不同于以某些经典修习禅法、禅观的作法，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次，达摩“二入四行”之理论只是作为修行的参考，而修行方法则为“凝住壁观”，



二祖坐禅的狮子山葫芦石

以此来观照自己的内心，这与如来禅藉经教名相来悟禅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三，达摩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为传法方式，也开了中国禅宗的先河。

五、慧可禅法在达摩禅法基础之上的创造、完善和发扬

慧可作为学养深厚、根机超凡的一代大师，在接受达摩衣钵后，决非简单地继承，而是结合中国文化加以发扬光大，即将它进行中国化。慧可禅法，开始摒弃达摩禅法中对经教的依赖和强调，而是突出“豁然自觉”，开始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祖师禅。从中国人的角度上讲，他是中国禅宗的开拓者、创造者，是中国禅宗第一人。

依据《续高僧传》和《略说修道明心要法》，我们可以看出慧可禅法在继承达摩禅法基础上的创造、完善和发扬。

1、一切众生具有清净之性，客尘不生自然显了。

慧可少时就博览群书，“心好儒

学，每赞仲尼[见唐智炬《宝林传》中《第二十九世祖可大师章断臂求法品第四十》。]”。稍长，又喜爱玄学，善谈玄理。每每叹息：“孔、老者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见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中《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师者》。]”及至接触佛教，乃然未能解决心中之疑惑。

早在达摩到来之前，依教修心的禅法已在中国流传。道生（355-434）提倡“一阐提悉有佛性”等主张，肯定对慧可有所影响。如何是佛性？怎样才能具备佛性？这些问题肯定也是慧可一直在思考追求的。他于香山寺出家后，曾游历各地，遍参名宿。但似乎没有他希望的结果，因此，他最后又回到香山寺，“怀道京辇，默观时尚（《续高僧传》）。”看来，他是希望通过默观来进行修行，来观照佛性。默观，从字面上理解，是沉默地观想，与壁观应有相似之处。

达摩来到嵩山，以壁观的方式修禅，



二祖传衣地——岳西县司空山

这自然让喜欢默观的慧可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希望学习了解达摩的禅法。

达摩接受慧可为弟子，依《楞伽经》作为教材，又以自身壁观体验教导慧可。这使慧可进一步明了，一切众生同一真性，为客尘烦恼所障，不能显了，这也是《楞伽经》的主旨。

慧可以瓶内灯光、雾中日光为比喻，说明众生清净之性被客尘所障的道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光岂得明净。日光不坏，只为云雾覆障；一切众生清净之性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诸见，烦恼重云，覆障圣道，不能显了。”

在慧可这里，达摩“二入四行”的理论已不再过分强调了，慧可更强调的是修行者通过不生妄念，而达到“自然清净”的境界，这已是中国禅宗“心性不二”、“一念即悟”等思想的萌芽。这是对达摩禅法一个重大的发展。

2、强调以坐禅来见性，但更重视身心自证。

如何不生妄念，慧可认为可以通过坐禅来达到这种境界。因此，慧可对坐禅很重视，这是对达摩“凝住壁观”的继承。坐禅，是摒除外念、息灭念想之法。如慧可所云：“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因此，坐禅是行禅法的重要手段。这里，慧可直接继承并发扬了达摩的“壁观”。他认为静坐即可悟道，“若静坐无事，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照物分明。”

坐禅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靠身心的自证。他把那种执着名相的修心，以《华严经》云作比：“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

禅定之法，受到慧可的极大重视。慧可引用《华严经》中语“一微尘中入正受，一切微尘三昧起。大海水入正受，于大盛火三昧起”强调入正受的重要性。正受，又称禅定，是佛教修行方法之一。定心，离邪乱，谓之正；无念无想，纳法在心，谓之受。

这种思想应该也是慧可般若智慧开

出的奇葩。他将修心的方法，由达摩禅法中依“二入四行”改为通过坐禅，以身心直接来证悟，进一步强调人的自悟、自证，不依外界和他物，直面内心。当然，这与后来慧能“只向心求”“顿悟见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慧可已经走到这见性的道路上来。

而到了慧能那里，他甚至否定、排斥坐禅，更强调“慧”，强调“般若”。从慧能起，禅宗教人不要打坐念经，只要自识本性，内心觉悟，所谓“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见《坛经·疑问品》]”

3、坚决反对文字说禅和一切名相。

慧可作为“外览坟素，内通藏典”的大家，却几乎不见有著述流传下来。慧可或有如史书记载的《葫芦石秘记》的著述，因为时代久远，被遗失毁坏。

不见慧可著作，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应是慧可继承达摩禅法，他更明白佛祖当年的告诫，此法“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他尽量不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见解，怕后人误解，而更重视以心传心，消除一切名相妄念。

慧可所留些许文字，只是为了方便设施，因此，他也没有把文字看得重要，更不想将其付诸铅墨。

《续高僧传》谓慧可：“其发言入理，未加铅墨；时或纘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时复有化公、彦公、和禅师等，各通冠玄奥，吐言清迥，托事寄怀，闻诸口实。而人世非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可痛也。”由这段文字可知，慧可所说极其入理，但从来没有记录下来印成书本。偶尔写下来，也只把它放作并不重要之类，就像别卷一样。当时有化公、彦公、和禅师等人，学问都很高，经常和慧可交谈，亲耳听

到慧可所说。至道宣写《续高僧传》时，已经隔了很久远的时间了，碑记上也很少有记载，没有留下很多的言语，来对他进行研究与追怀，在道宣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让人痛心之事！

慧可认为：“”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这也应是慧可不留文字的重要原因吧。

达摩虽然也说“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但他还是不离文字，譬如强调依《楞伽经》修行。而这一点，慧可比达摩做得更进一步，他身体力行，远离文字，真正展现了祖师禅的风范，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可叹的是，后代许多禅人反而陷入深重的文字禅中，而离真正的禅越来越远了。慧可曾不无感慨的说：“此经四世之后，便为名相，一何可悲！”慧可当年所感悟和宣扬的禅法，也许比后世某些禅人的禅法，更接近于禅本身吧。

六、慧可禅法是来太湖县后进一步趋向成熟而完成他对禅宗初始的中国化。

达摩来到中国，带来“教外别传”的禅宗，应该讲是一种全新的事物。达摩以“二入四行”教人，不仅重视坐禅，而且重视教理。他要求通过壁观，认识自我本有的“真性”，在实际上达到无爱憎、无得失、无悲喜、无是非、超脱一切的精神境界。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在北朝，一时并不为中国人接受，以至与梁武帝谈得不欢而散。达摩进入北朝，也只能九年面壁于少林寺。

慧可继承了达摩禅法，到邳城一带传法，自然给北方地区的传统佛法以重大冲击，虽然吸引了不少徒众，但还是受到官方禅师及官方的反对，甚至迫害打击，而流落民间。在民间，对达摩禅

法进行改革创新，与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使之更容易为人接受，是慧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周武灭法，对佛教是一次劫难，但也未必全是坏事，它必然引起佛教界的反思。慧可肯定也有过这样的反思，如何让新兴的禅宗生存并发展下去？南下太湖县后，他接受以前传法的教训，深入山中，与众生打成一片。这是一片文化的新天地，南朝的文学、玄学、经学、史学、佛学、道学都较前期有很大的发展，展现出其独有的特点。譬如：南朝重礼学，反映门阀世族的要求。治经方式上则受佛教讲经影响，流行讲疏、义疏体裁，成为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经学著作。玄学清谈在士大夫中流行，而南朝僧人也往往兼通外典，喜作玄学清谈。慧可也必然将禅法融入这南朝的文化中，使之为之更多的人接受，特别是受到底层百姓的信服，从而实现从乡村向城市、从下俚向上层的包围和渗透。也就是说，慧可从北朝到南朝，为他对禅宗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进一步促进了禅宗初始的中国化。

达摩作为一位外国人，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膜，使得他无法在这上面能有更多的作为。他来到中国，很长时间在嵩山石洞里作壁观，等待着慧可的到来。将禅宗中国化，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这个任务也只有慧可及其后来者来完成。

中国禅宗从慧可而传僧璨，至道信、弘忍，是为初始期，而至慧能手上成熟起来。

结语

总之，慧可禅学，为中国禅宗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一

次般若智慧的远航。正如法琳法师评价慧可所说“夫思不可得，惻不可知，唯禅门之法乎？故无形无相，潜流沙界，使有情者归于妙觉，味道者普会于真如。或开小也言说，或谈大也不二，无心即心，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处默显寂，卧佛性海，登涅槃山，暗而惟明，凡而大圣，其谁能之，可禅师矣！”[见《宝林传》中《慧可大师碑文》。]

慧可作为中国本土第一个接受禅宗大法的祖师，是在南来太湖县后，其融有东方智慧的禅宗思想逐步成熟，已为中国禅宗确定了雏形。达摩西来的禅法，经二祖以及后来历代祖师的弘扬、传播，最终得以在中华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宗派——中国禅宗。

正如赵朴初居士所说：“达摩是印度人，慧可才是中国禅宗第一人。”“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的禅宗。”[1990年，赵朴初居士回安庆市视察佛教工作，在太湖县、岳西县发表讲话。见殷书林主编《禅源太湖》，安徽文艺出版社。]当然，这里也不是完全以国籍来确定慧可的，而是说禅宗是经过慧可开始中国化，具备中国人的智慧，与中国文化相融，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真正在中国立宗成派。

太湖县，因二祖开创中国禅宗而成为“禅源之地”。唐宋时期，禅宗又在太湖再掀热潮。太湖之禅宗历史文化，在中国佛教史和禅宗史占据着重要篇章。弘扬、开发太湖禅宗文化，对于推动太湖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今天创建禅源太湖旅游区，必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积极的作用。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十七）

李斌

一九八七年十月访浙江杂咏十九首

十月十二日，游湖，过凤林寺故址，谒岳墓，访灵隐寺。张学理同志赠《临江仙》词，奉和。

系梦西湖重到，几多旧迹堪寻。长联长素耐长吟（一）。鸟巢空塔影，留树伴忠坟（二）。劫后灵山未散，庄严复现金轮（1）。南山云起北山云。人间兴净土，天下有同心。

【原注】

（一）“三潭印月”旧有康有为撰书长联，“文革”中被毁。今由其女弟子萧娴补书刻石柱上。

（二）四十年前，余在凤林寺办医院，曾有诗云：“我来千载鸟巢空，消息人天若有通。四面湖山风雪里，为谁错放一株红？”时方冬令而桃花忽开。寺后原有鸟巢禅师塔，今无存。寺前有古樟数株，与岳坟为邻。

【注释】

（1）金轮：印度古传说中征服四方的转轮王出生时，空中自然出现此轮宝，预示他将来的无敌力量。轮宝有金、银、铜、铁四种，感得金轮宝者，为金轮王，乃四轮之首，领东南西北四大洲。

（2）南山云起北山云：出自白居易的《寄韬光禅师》：“一山分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意思是人间万事都在不断变化之中。

【欣赏】

中国佛教经过“文革”的劫难，逐渐得到恢复。诗人感到非常欣慰，更相信中国佛教“复现金轮”，前景一片大好。

【说明】

1987年10月，赵朴初率全国政协民宗委视察浙江宗教，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情况。

十月十三日，访净慈寺（1），礼如净禅师（2）塔，登钟楼（二首）

—

喜见烟氛净，禅房次第开。如山堆大木，可是井中来（一）？

二

百载重光祖师塔，深情遥忆伞松翁。为寻“渡水”、“看花”意，来听南屏七杵钟。（二）

【原注】

艺 韵

35

(一) 大殿方修缮，殿东侧有运木井，相传道济禅师以神力自远处运木至井中，取出建佛殿。

(二) 清末旧殿被毁，“南屏晚钟”绝响百年。一九八〇年，日本曹洞宗贯首秦慧玉禅师来访余，为念祖庭恩德，由大本山永平寺捐助日币三千万元，重铸大钟，重二万斤，高三米，直径二米余，上铸《法华经》全部及慧玉师、丹羽廉芳师与余题记。寺僧为余撞钟七次，以应七卷《法华经》之数。慧玉师喜书明人“渡水复渡水，看花更看花”诗。圆寂后，永平寺制笔二枝，管上刻“渡水”“看花”四字赠余，以为遗念。

【注释】

(1) 净慈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南岸，雷峰塔对面，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中国著名寺院之一。因为寺内钟声宏亮，所以“南屏晚钟”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2) 如净禅师：雪窦智鉴禅师之法嗣，俗姓俞，明州（今浙江宁波）茆江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出生。少时出家，一度勤习经论。19岁开始游方，后投雪窦山足庵智鉴禅师座下参学。雪窦智鉴禅师是青原系长芦清了禅师之法孙。初自芙蓉山至明州雪窦山谒智监禅师，相待十五年。如净禅师一生六坐道场，却很少有对徒众讲到自己的秉承、法脉。因此，有人特地请问此事。如净禅师道“待我涅槃堂拈出。”

【欣赏】

第一首以“井中运木”之典，怀念净慈法师，表达佛法重兴之喜。二首怀念日本友人，帮助恢复净慈寺，一片真情感人至深。

十月十四日，至宁波，访七塔寺（1）

明月待圆满，三分已二分。佛殿喜重光，像器一一新。廊下一僧坐（2），昼夜不倒单（3）。终年一布衣，不因冬夏更。一足无人扶，面色光粼粼。自言不识字，能说《金刚经》。恳恳为我道：“难治众生病。云何病难治，家鬼弄家神。”斯言何凛凛，思之意味深。兴亡与祸福，由己非由人。拜别七塔寺，七佛鉴我心。

【注释】

(1) 七塔寺在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路183号，是市区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寺院，也是浙东著名四大丛林之一。始建于858年（唐大中十二年），称东津禅院，曾改称“栖心寺”、“崇寿寺”、“楼心寺”。后因在康熙年间寺前建有七座石塔代表七尊佛而得名。“文革”期间，该寺遭到破坏。1979年后，逐渐修复寺前七塔、寺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方丈殿、藏经楼、钟楼、玉佛阁、慈荫堂、东西厢房及围墙等，建筑面积1.14万余平方米。

(2) 此僧指桂仑法师。桂仑法师，俗姓杨，四川德阳县人，1907年出生。1942年，桂仑法师朝拜普陀山后到宁波七塔寺挂单，此后一直常住于七塔寺。

(3) 不倒单：佛教用语，不睡觉。

【欣赏】

这首叙事首生动了刻画了一个佛教高僧的形象。在与桂仑法师的交往中，诗人深受教益，更加感受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振兴中国佛教之责。

访天童寺、阿育王寺

斫却山林断水源，问师何处觅心安。
我来舍利辉金粟，愿乞心光满世间（一）。

【原注】

（一）余曾三次瞻礼阿育王舍利。五十年前第一次，三十四年前第二次，皆谛视良久始见舍利作绿色而不甚清晰。此次一举眼即见塔内金钟下垂金色舍利甚分明。

【注释】

（1）天童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25公里的太白山麓，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佛教禅宗五大名刹之一。寺院坐落在层峦叠嶂的太白山下，“群峰抱一寺，一寺镇群峰”，东、西、北三方有六峰簇拥。背枕巍巍主峰太白峰；左依东峰、中峰、乳峰；右靠钵盂峰，圆秀突起，状如覆钵，聿旗峰，陡惊峻险，似旌展扬。唯独南面天阔山远，一条郁郁葱葱万松大道恭迎宾客朝山进香。

（2）阿育王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太白山麓华顶峰下，始建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阿育王寺素有“东南佛国”之称，是佛教禅宗名寺，中国佛教“五山第五”。也是中国现存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因寺内珍藏佛国珍宝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及玲珑精致的舍利宝塔而闻名中外，198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欣赏】

山林被毁，天童寺用水困难，让诗人难以安心，及至瞻拜舍利，再次惊叹于舍利的神奇，祈祷佛力能加持这个世界。



1987年10月16日，赵朴初率全国政协宗教组视察宁波天童寺，方丈广修陪同。

谒金门

十月十九日、二十日，访普陀山普济寺、慧济寺、法雨寺、紫竹林诸兰若。不肯去观音院（1）在紫竹林内，实乃普陀山之根本道场也。

不肯去，甘禁万劫风雨。此土缘深非妄许，悲心周广宇。

从此名山钟毓，无数妙华慧炬。宝筏不辞千手与（2），度人间儿女。

【注释】

（1）不肯去观音院：唐大中十三年，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奉观世音菩萨像回国，船经普陀山洋面受阻，以为菩萨不愿东去，便靠岸留下佛像，由张姓居民供奉，称为“不肯去观音院”，是为普陀开山供佛之始。

（2）宝筏不辞千手与：观音菩萨以宝筏广度众生，以千手遍护众生。

【欣赏】

此词极其虔诚地礼颂了观音大士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伟大精神。

忆江南

普陀礼赞

不肯去，此土宿缘深。照世悲心来万国，观澜皱面证三生。无尽海潮音（1）。

【注释】

（1）海潮音：佛教语，海潮按时而至，其音宏大，故以喻佛、菩萨应时适机说法的声音。

【欣赏】

此词再次礼颂观音菩萨，虽然观音菩萨与普陀山有着深厚宿缘，但她悲心广大，普照万国。

十月二十一日，访奉化雪窦寺

空相初见弥勒，虚廊恰好安禅（一）。曾是将军羗里（1），低徊久抚双楠（二）。

【原注】

（一）五代梁时，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名契此，临终说偈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人人自不识。”人遂称布袋和尚为弥勒化身。朱元璋曾令全国寺庙供弥勒像，京即布袋和尚像。雪窦寺距岳林寺甚近，亦被称为弥勒道场，现方重建大殿（“文革”中被毁），尚无佛像。

（二）张学良将军曾幽囚寺内，手植楠木四株，存活其二，咸高数丈，已五十年矣。

【注释】

（1）羗里：古地名，又称羗都，在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5公里的美里城遗址。羗水经城北东流。为商纣囚禁周文王的地方。这里借喻囚禁地。

【欣赏】

诗人初来雪窦寺，深感这里是块参禅之地。想起张学良将军曾囚禁于此，心中亦充满敬重和怀念。

妙高台（一）

千丈悬崖安坐，二虎息心伏卧。今朝更好风光，万顷波光纷错。禅师台上相招，莫把良辰放过。

【原注】

（一）台前新建水库，面积大于杭州之西湖，而水深数倍，风景绝美。台后有屋数楹，悬蒋介石书“妙高台”三字匾额。一九四八年，蒋氏宣布下野回溪口时居此。北宋时，有知和禅师结茅妙高台上，居无长物，有二虎侍其左右。今存一磐石，相传为师修定之处。

【欣赏】

佛教以为，万事万物都处不断流转之中，过去已不回来，未来不可捉摸，只有把握当下，享此良辰美景，珍惜大好机缘。

十月二十二日，新昌访大佛寺（1）

清晨别弥勒，午又见弥勒。弥勒无不在，处处未来佛。奉化弥勒空无相，新昌弥勒高十丈。三生石上现庄严，祐公（2）成就犹堪尚。扞虚梯汉（3）辟穹宫，飞车悬阁雕慈容。命世壮观惊亿众，旷代鸿作耀八紘。皈依弟子刘彦和（4），碑文千载供吟哦。“不世之宝”贵无极，“无等之业”坚不磨。代有名士来参拜，文字般若理无碍。大雄殿额曲园俞（5），高阁楹联元培蔡（6）。劫火烧时幸像存，可嗟内外有波旬（6）。今来渐见氛霾净，合与明时日日新。地

灵自古须人杰，广博之学贞刚节。莫辞辛苦育英才，焰焰灯传不断绝。

【注释】

(1) 大佛寺，又名大佛禅寺，位于浙江省新昌县城南明街道，始建于东晋。全寺以石窟造像为特色，佛像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立有1600多年历史的石弥勒佛，通高16.3米，两膝相距10.6米。是中国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被誉为“越国敦煌”。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赞曰：“不世之宝，无等之业”。

(2) 祐公：僧祐。据记载，南齐永明四年（486），僧护见仙髻岩的崖壁上有佛光出现，于是发誓要在此岩壁上雕刻弥勒佛大像。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成造像的面模，临终前仍发誓“来生再造成此佛”。后来僧淑续凿，但也未有成功。直到梁天监六年（507），梁建安王肃伟派僧祐主持续凿工程，终于在天监十五年（516）大功告成。

(3) 扞虚梯汉：见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4)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

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官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

(5) 曲园俞：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城关乡南埭村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40余载。大佛寺大雄宝殿为俞樾所书。

(6) 元培蔡：蔡元培为大佛寺大雄宝殿题联：“理哲家言，同源西圣；华严法界，现象南明。”

(7) 波旬：佛教中所说之魔王，又称魔罗，经典中常作“魔波旬”。此魔王常随逐佛及诸弟子，企图扰乱他们修炼。

【欣赏】

全诗写景，叙史，赞今，一气呵成，展现了大佛寺的辉煌景象和厚重文化，表达了诗人希望佛教重兴、焰焰灯传的愿望。



新昌大佛寺的大佛。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在 《法音》连载的殊胜因缘

——写在赵朴初居于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and 《法音》出版400期之际

徐玉成



徐玉成

2017年11月5日,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宗教领袖、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一个月后的2017年12月,是赵朴初居士创办并题写刊名的《法音》杂志出版发行400期的日子。在这两个殊胜的日子里,使我回忆起《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在《法音》连载的殊胜因缘。

会领导需要一个参谋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基本路线,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通过大力进

行拨乱反正,各行各业开展了大规模的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例如: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等等。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工作也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从1978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党政主管部门先后下发了一系列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文件,其中有:中发【1978】65号、中发【1980】22号、国发【1980】188号、国发【1981】178号、中发【1982】19号、国发【1983】60号、中办发【1985】59号等文件,提出了落实宗教房产政策、宗教人员政策、宗教活动场所政策、宗教院校政策、宗教文化政策等。在这些文件的指引下,推动了一大批佛教寺庙和僧人们的政策落实,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朴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工作中,遇到地方上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很大阻力,需要有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对策;于是,在1990年8月,朴老提出在中国佛教协会内部成立一个研究室,由游骧副秘书长分管,专门研究宗教政策和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研究国内外宗教动态;研究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等。由于上述预定的研究内容较

多，朴老定名为“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要为会领导提供宗教理论政策方面和国内外宗教动态资料，要求办成会领导推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中国佛教协会自身建设的参谋部。

由于这个因缘，我和凌海成、张琪三人于1990年10月调到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工作。成立之初，朴老还聘请了中国佛协已经退休的陈秉之、徐季良等老同志担任综合研究室的顾问。因为我是学习法律专业的，分工我负责宗教法律、政策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凌海成同志是搞佛教音乐的，分工负责佛教文化、文物和佛教音乐方面的研究工作；张琪同志专长哲学和历史研究，分工负责国内外宗教动态和宗教历史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

至此，被朴老称之为会领导的参谋部——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正式成立。

朴老提议编写普及宗教政策、法律的小册子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党中央、国务院虽然出台了一系列落实宗教政策的文件，制定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公众媒体对此类内容宣传极少，中央下发的众多红头文件只在少数机关人员手中掌握，广大干部、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了解不多。加上地方各级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更换频繁，许多新上任的领导宗教政策知识缺乏，政策尺度把握不准，各地不断出现一些侵犯佛教界合法权益的事情，受

害者也不知道如何运用宗教政策和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双方处于盲目和茫然状态。迫切需要一本通俗介绍有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涉及有关宗教的法律的资料性、知识性的小册子，供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参考。

记得1992年春节后，有一位省委副书记调到中央统战部担任分管民族宗教工作的副部长。朴老为了让这位副部长尽快掌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有关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让综合研究室将《宪法》第36条、中发【1982】19号、国发【1983】60号、中发【1991】6号等文件中的有关内容，收集整理成一个材料，送给这位领导同志参考。这是朴老最早编写宗教政策法律教材的设想。

1992年4月1日，朴老正式提议让综合研究室编写宗教政策法律教材的任务。提议的内容如下：

我建议由综合研究室用问答体写一篇教材

19号文件、6号文件要点，政策、宪法、法律（刑法）、宗教徒与四项基本原则

宗教五性宗教与文化关系宗教主管部门与宗教团体、宗教场所的关系

寺院管理规章共住规则传戒与归依制度等等。

朴初

92年4月1日

因我是负责有关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的，遵照朴老的提议，游骧副秘书长就把这一任务交

待给我。

这就是编写《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一书的缘起。

运筹帷幄，具体指导修改书稿

由于综合研究室白手起家，成立时什么研究资料都没有。编写如此重要的资料性书籍困难重重。为了编写好这本资料，首先解决资料奇缺的困难。一段时间，我从刚刚订阅的全国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和各大学宗教学系出版的宗教理论、学术刊物选取资料，多次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单位查阅、收集资料。其次是遵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在落实宗教政策中各地反映出的问题，尝试运用已经掌握的理论和政策知识给予提供微薄帮助和解答。同时将这些实际问题设立成答问的条目。至1993年初，已经写出了80多条。为了征求学界的意见，我将这些条目寄给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征求意见。王教授提议要增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论基础方面的内容，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更具有说服力和执行力。根据王雷泉教授的提议，我把第一章设定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论基础”，“从什么宗教？宗教是如何产生的”开始，到“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再到如何“保护青少年的宗教信仰”，第二章设定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对人类的文明赠生了怎样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经过几易其稿，打印后于1993年春节后送赵朴初会长审阅。

朴老阅后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如下：

徐玉成同志：

今晚收到此稿，匆匆看了一遍，认为基本很周到妥当。个别字句须斟酌，请游驤同志再看看。有的地方，我用铅笔作了记号。

“中共”应改写为“中共中央”。如觉得重复过多，可以在某些场合加以简略，如“中共中央82年19号文件”，第一次提到后，可加上一括号写上（下简称“19号文件”）后面即可称“19号文件”。此稿似征求宗教局意见，因提到了宗教局职权问题。修改后，请再送我看。

朴初

93年3月8日

遵照朴老信中对具体文字表述和引用中央文件时注意事项的意见，我又进行了文字调整，在征求了游驤副秘书长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意见的基础上，又对稿子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由于当时各地出现了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扣紧的苗头，出现了许多违反宗教政策的案例，我针对这些案例，运用党的宗教政策和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去进行解释。1993年7、8月间，会领导派遣我和妙华法师出差东北三省和天津市，对佛教现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和调研，通过考察和调研，使我更加丰富了对佛教现状的了解，结合各地出现的问题，又罗列增加了一些条目，使《答

问》内容不断扩充，条目也不断增加。

1994年3月10日，朴老在信中提出把“对宗教事务管理问题”写进《答问》条目。信的内容如下：

玉成同志：

我请您写一本关于宗教法律政策的通俗小册子，请将“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的涵义，根据中央文件，写个通俗解释（《答问》体亦可）放在里面。希望快一点，文字上不必仔细推敲，以后可修改。

朴初

1994年3月10日

遵照朴老指示，我很快写出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之我见》一文送朴老审阅，并在上海《当代宗教研究》杂志1994年第2期发表，《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予以转载。

我在这里谈一下关于“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涵义界定问题。中发【1991】6号文件的表述是：“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指政府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政府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造混乱、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为了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范围，不是去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16页）

从中央【1991】6号文件对宗教事务管理看，其涵义明确为“是指政府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是立足于对宗教的三项保护。但是，在实际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宗教事务部门并没有严格遵守中发【1991】6号文件界定的“管理的涵义”和范围进行管理，明显的表现是：保护提得不那么充分，而借助行政管理权天然的张力特点，把管理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展，距离中央【1991】6号文件的要求太远。朴老要我将这个内容写入答问，是想引起人们对中央文件关于“管理的涵义”重视和注意，达到自觉克服行政管理的张力，明确管理范围，端正管理方向，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文章写成后，我将文章内容用《答问》的形式编进条目，成为增订版的第六章中第135——137条的主要内容。

在编写过程中，紧密联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际，各地出现的问题越多，需要用宗教政策和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予以解答的内容也越多，更加感到《答问》的条目很不完善。为了比较全面解决有关宗教问题的答案，通过注意收集和整理类似方面案例，答问条目逐步扩充到一百多条。到1995年夏天，我感到《答问》条目基本完善，内容比较成熟，打印好后再次送朴老审阅。为了提高这本小册子的知名度和权威性，我在信中恳请朴老担任编写此书的顾问。朴老阅后回信如下：

玉成同志：

大稿已经看了一遍，我认为很好，有些地方用铅笔写了一两句，仅是信手提了一些想法，可以商酌，也可以不理睬。

建议还是请游骧同志再看看。有关僧人戒规地方，可请净慧法师、学诚法师商酌，以期妥善。

我不担任顾问较好，可以写一篇“前言”或者“序”。

朴初

1995年7月8日

从信中看，朴老对书稿的内容是肯定的，为了慎重起见，仍然指示我还要征求净慧法师、学诚法师和有关领导的意见。另外朴老在信中明确表示“不担任顾问”，但是愿意为本书写“前言”或者“序言”，这个允诺使我感到无比欣喜。

1995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辑的《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出版发行，书中有许多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我的编写工作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政策依据和良好的外部条件，是编写好《答问》一书的增上缘。对照《文献选编》的有关内容，对《答问》再次进行修改补充，以期更加完善。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的编写工作正在努力进行的时候，半路

却杀出个程咬金。

事情是这样的，本书原来定名为《宗教政策法律答问》，在接近完成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宗教政策和法律答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涉及到政策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应当由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出面编写才行，我们中国佛教协会只是一个宗教团体，是不能从事宗教政策法律方面《答问》编写的。

这个说法无疑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我是学习法律专业的，我对照已经学过的法律教材，经过更三斟酌，感到这个意见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有对的一面，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有不对的一面，理由如下：

国家的法律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在法律的解释方面却有多种形式，不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有权解释。还有专家、教授和各政法大学、各法律学术研究机构都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或者答问。所以，从法律的解释方面来说，通常有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之别。

下面将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分别叙述如下：

一、正式解释，也称为法定解释或者有权解释，这样的解释必须由国家有解释权的机关出面进行解释才行，这就是上述意见中正确的一面。

法律的正式解释包括三个方面：

1、立法解释，是指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对其制定的法律规范所进行的解释。

2、司法解释，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规范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3、行政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其他法律、法规如何具体应用以及行政法规、规章等如何具体应用所作的解释。。

二、非正式解释，也称为非法定解释或者无权解释、学术解释等等，是指未经授权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对法律规范所作的没有法律效力的解释。非正式解释可以分为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

1、学理解释，是指在学术研究、法学教育和法制宣传中，由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对法律规范所进行的解释。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学理解释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立法、司法和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乃至推动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任意解释，是指一般的公民、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等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法律规范所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本身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律师的意见对当事人的决策、法官的判断和裁量等往往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认为，赵朴初居士让我编写这本《答问》式的小册子，属于对宗教政策和有关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进行的非正式解释范畴，是宗教政策和有关涉及宗教问题法律、法规

的资料汇编，是资料性、知识性的，至于针对实际问题运用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分析，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对于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水平，协助党和政府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们这一宗教政策法律《答问》，就像大学编辑的法律教材课本一样，既不需政府机关的身份，也不需用国家机关授权，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室完全有资格有权利进行编写。

柳暗花明又一村

编写《答问》小册子的资格困惑解决了，心中豁然开朗。1995年11月24日，赵朴初居士写给我一信，内容如下：

玉成同志：

您编写的《法律知识答问》想已定稿，我希望下学期能在佛学院和执事进修班讲授，可否请告我。

朴初

1995年11月24日

收到朴老此信，我信心百倍。我在回复朴老信中同意将《答问》作为佛学院教材下学期进行讲授，朴老信中说的是《法律知识答问》，表明这本小册子属于一般公民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进行的是非正式解释，正符合我的思潮，于是决定将书名由原来的《宗教政策法律答问》改为《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并恳请

朴老题写“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的书名，以此公开表明这本小册子只是资料性、学术性和无法律效力的《答问》。记得朴老题写了书签后在《法音》1996年第三期连载时使用，效果很好。

赵朴初居士决定在《法音》连载

1995年11月，当时的《法音》负责人卢浔居士找到我，他说：朴老告诉我，决定将我编写的《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在《法音》上连载，便于广泛征求全国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使其更加完善。

我当时听到后感到很意外，一是我没有向朴老提出在《法音》连载的请求，二是朴老找卢浔决定连载一事我事先并不知情。既然朴老决定连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在《法音》连载影响面大，各界人士都可以看到，更便于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从此以后，每个月我把即将连载的内容再三修改后交卢浔居士，卢浔居士在编辑过程中，又对文字进行再次修饰和润色，使内容表达更为稳妥，他也为此书付出了大量心血。《法音》于1996年第一期开始，一直到1997年第七期连载完毕，长达一年零五个月之久。在连载期间，针对各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各地新出现的问题又不断加以修改和补充，以致到本书出版时已经达到261项问答条目。

在《法音》连载最后一期上，我写了《致读者》的编后语。现抄录部分内容于下，以志当时之况：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以下简称

《答问》）到本期就要连载圆满。在此，我以恋恋不舍的心情向广大读者说一声再见，并向关心和支持《答问》的各位热心读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本书连载17个月漫长而又短暂岁月中，我收到许许多多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和情真意切的电话，也当面听到许多朋友诚恳真挚的话语。他们之中，有佛教界的同人，有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有兄弟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总之，他们都是热心宗教事业、宗教工作和宗教学术研究的各界朋友。他们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极大支持。黑龙江省某县统战部有一位朋友来信说：“《答问》在《法音》上每期刊出，我都认真拜读，使我掌握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宗教的方针政策，工作中避免了一些失误和偏差……如果此书出版，我们一个县就要用千本以上，供领导、干部、信众学习掌握和运用。”我到外地出差时，见到许多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和佛教团体的同人们，把《法音》连载的《答问》每一期复印装订成册，说是为了“便于学习、查阅”。中国佛协副会长圣辉法师创办的湖南省佛协会刊《正法眼》，福建泉州佛协弘法基金会会刊等全文转载。还有许多读者来信对《答问》的内容提出了许多修改、补充意见，使书中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展。《答问》连载后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得到广大读者如此热情鼓励，是我没有想到的。所有这些，给我以巨大的鞭策，使我充满信心，克服困难，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本书是赵朴初会长提议编写的。在写出初稿后，他老人家百忙之中看了两遍，提

出了许多修改、补充意见,有的条目是他老人家加进去的,甚至对书中的个别字句,标点符号作了圈点,并欣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朴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景仰和学习的楷模。1995年底,朴老在病中向《法音》编辑部负责人提出连载本书以征求意见的想法。可以说,正是由于赵朴老的支持和关怀,才使本书得以在《法音》上连载,当读者们从《答问》中体会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阳光雨露时,都应该感谢赵朴初会长的这一恩德。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辑的《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出版发行,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良好的外部条件,是必不可少的顺缘。同时,本书得到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同志,中国佛教协会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陈秉之同志,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吴立民所长,李家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教授等给予了热心帮助,王新居士、徐季良同志通读了全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

本书在《法音》连载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法音》主编净慧法师和编辑部全体同人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对每期的内容作了精心审核、细心推敲,力求语言流畅、逻辑严密、引文无误。在此谨向《法音》编辑部全体同人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使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成熟和完善,为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宗教界合

法权益,尽自己微薄的心力。

《答问》小册子在《法音》连载后,也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一些反响。2004年我随同会领导访问马来西亚时,马来西亚佛教总会负责人把他们从网络下载打印装订成册的《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拿给我看,并对我表示感谢。他说,通过阅读《法音》的《答问》,使远在海外的人们比较系统了解大陆的宗教政策。证明海外华侨也时时关注大陆宗教政策的走向和贯彻落实问题。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出版,圆满了朴老的一大心愿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在《法音》连载17期的基础上,经过再次修改补充,于1997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时朴老撰写了《序言》,书的后面还增设了附录,内中收录了《毛主席论宗教信仰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中发【1982】19号文件、中发【1991】6号文件、国务院144号令、国务院145号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国佛教章程》等内容,便于读者阅读、查阅。

赵朴初会长在出版《序言》中说出他的一大心愿:

为了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几年前,我提议要编写一本‘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的小册子。综合研究室徐玉成同志花了不少心血,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有关资料,写成了《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一书,在《法音》上连续发表后,反映良好,我感到欣慰。这对于普及宗

教政策法律常识,引导人们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宗教,是有益处的。

我历来主张,普及性知识读本写问答式比较好,因为问答式读本简明易懂,便于阅读和掌握,我自己就写了一本《佛教常识问答》。现在又有了《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同时我正在请人编写《科学常识问答》,要求从日用而不知的东西讲起,向佛教四众普及科学常识。普贤行愿中有一条是‘恒顺众生’,就是要随顺时代,适应时代,只有这样才能作到饶益众生,于诸痛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学好佛学是本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徒来说,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仅仅学好佛学是不够的。佛教提倡‘广学多闻’,菩萨行者要学习‘五明’,即:

①声明(音韵学和语文学);②工巧明(一切工艺,技术、算学、历数等);③医方明(医药学);④因明(逻辑学);⑤内明(佛学)。我们常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如果只有佛学知识,没有世间法知识,就无法契理契机地恒顺时代,报答国家,利益众生,就难以圆满佛教造福社会,利益人民的宏大愿力。为了佛教的弘法利生事业,整个佛教界面临着提高自身素质的问题。提高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提高戒、定、慧三学的水平和修养;另一方面要提高政策法律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弘扬佛法、管好寺院、兴办各项佛教事业、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中,做到遵守法律和政策,抵制和反对违反法律和政策的现象,维护佛教界和寺院的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具有资料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兼备的好书,对信教和不信教的人都会有所帮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宗教法律、政策也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因此,本书的内容也还应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正、补充,使之更加完备、实用。这是我对本书的一点希望。

趁此书出版的机会,应作者之请写了上面的话,算是本书的序言。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出版以后,我送给朴老50本,朴老看了十分高兴,并且将书送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来看望他的朋友。此后不久,朴老委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写的《科学常识问答》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可以说,这



《宗教政策法律知识问答》增订本



圣辉法师、肖秉权、徐玉成（朴老身后）在北京医院向朴老汇报工作。

两本书的出版发行，满足了赵朴初居士生前一大心愿：即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普及宗教政策法律常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引导人们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宗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多做贡献”。

《答问》第二次印刷时出版增订本

遵照朴老在《序言》提出的“本书的内容也还应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正、补充，使之更加完备、实用”的要求，200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第2次印刷时，我根据2000年中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出了“增订版”，通过这次增订，答问条目由1997年第一版的261条增加到343条，在附录中还

增加了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领导人“论宗教”内容，在书的前面，还附有赵朴初居士就编写此书写给我的五封信的手稿。由原来设想的小册子，扩展成一本558页的厚书。总之，本书从提议、编写、《法音》连载到出版发行，浸透了朴老的心血，同时也是佛教界集体创作的结晶。书的前后两个版本共印刷发行约三万余册，至今在网上仍有销售。前些年，我又将增订版内容分期发表在网，方便更多关心和研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的人们查阅和参考。我想，如果赵朴初居士在西方极乐世界有知的话，他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2017年10月29日北京朝阳区完稿，2017年11月8日再次修改。

（作者系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原主任）

珠耀垢衣解，花飞宝座分

——赵朴初居士与天台山国清寺的深厚法缘

李杏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1907—2000）一生为国为民为佛教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丰功伟绩。他多次前往天台山国清寺，对于国清寺佛教建设，特别是推动日本天台宗与祖庭国清寺的联系，加深中日佛教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建国后至“文革”前，架起日本佛教天台宗与祖庭国清寺联系的大桥。

1951年，赵朴初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夏天，他去浙江办事，顺便游览了天台山、雁荡山、瓯江等。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天台山，参拜了国清寺，沉醉于天台山的美丽风光，对这个佛教圣地亦生出极高的崇敬。他写诗二首：

登天台山

昔人仙境梦天台，今我鼙轮绝顶来。
路转峰回看不尽，江山幅幅画图开。

国清寺

森森万木寺门幽，热恼途中得小休。
喜见回天好身手，一行到此水西流。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很重视中日

邦交，特别指示赵朴初利用中日佛教情缘，积极开展民间外交。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上，赵朴初主动伸出橄榄枝，托与会日本代表将一尊佛像转交日本佛教界，在日本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1955年8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借参加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赴日之机，与日本佛教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与日本佛教界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57年1月，在赵朴初的安排下，中国佛教协会向日本佛教会发出正式邀请函，邀请日本佛教徒组团访问中国。由日本佛教会会长高阶珑仙担任团长的日本佛教亲善使节访华团于9月16日抵达北京，使战后中断已久的中日佛教交流得以连接。赵朴初陪同访华团到山西玄中寺参加了开光法会和修复庆祝法会。回京后，访华团参加了国庆观礼。赵朴初和高阶珑仙还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和访华团签订了《关于禁止原子弹氢弹和裁军的共同声明》。此后，赵朴初还安排访华团到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参访。其中参访了天台山国清寺，开启了战后国清寺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流。



1985年10月，赵朴初与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长老亲切握手

由于战争等原因，天台山国清寺一直很破败，1957年，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大规模修复，还装上了电灯。常住僧人管理5平方公里的水田、山林、茶场和药园，过着农禅并重的宗教生活。

1964年春天，日本佛教界西川景文、大河内隆弘两大长老偕眷属来到中国访问，参加纪念玄奘法师逝世1300周年活动。4月7日，是日本天台宗慈觉大师1100周年忌辰。赵朴初亲自陪同二位长老参加了在天台山国清寺举行的隆重法会。住持澹云法师率僧众在古木参天的山门外夹道欢迎，赵朴初在纪念法会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的先德，也是为了策励我们的将来。愿我们中日两国佛教弟子共同继承慈觉大师的精神和志愿，为我们共同的佛教

事业与和平事业，世世代代如兄如弟地携手同行，并肩合作。”西川长老在讲话中强调：“日中两国佛教交流将日益频繁，日中两国友好纽带将如同金刚之不坏而日益坚固。”

在法会上，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赠送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一部微楷精书的《法华经》，请西川、大弘二长老代为接受转致。赵朴初还陪同长老参加了天台山僧众的例行早课，参观了该寺佛教文物陈列室。

这次上天台山，赵朴初喜作诗三首、词一首，表达中日世代友好的愿望：

题国清寺

其一

洗尽苍苍莽莽态，平生几两屐两行。

遥知法会灵山在，重礼天台七卷经。

其二

狂禅辟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

不是瓶笙花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

其三

龙树灵根派别三，家家榔枥不能担。

我书唤作三桎记，六祖天台共一龕。

西江月

慈觉大师入唐求经十载，屡欲巡礼天台而终未果。回日本后，大兴比睿山道场，广弘天台教法。今岁为大师示寂一千一百周年，天台山国清寺为举行法会。余陪西川景文、大河内隆弘二长老暨其眷属来山，躬预其盛。昔南岳忍大师谓智者大师云：“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邀，今复来矣。”余等此来，因缘亦正不可思议也。为占此偈为赠。

浮海轻身求法，芒鞋不到天台。琵琶湖上现楼台，添个天台天外。应喜一堂钟磬，云仍两国相偕。灵山昔日莫疑猜，记取恩情代代。

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下，1964年5月，日本佛教界首次成立了以独立宗派天台宗组成的访华团，取名答谢天台山赠送法华经访华使节团，团长为日本天台宗座主即真周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陪同访华团到天台山。日中天台法门兄弟共同举行了大型纪念法会。5月12日，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亲切接见了访华团一行。在广济寺，中日佛教徒还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中日友好世界和平法会”。赵朴初发表致词：

“中日两国佛教是同根之木；中日两国天台宗是血缘相连、心心相印的法门兄弟。今后，中日两国佛教徒要同心协力，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而进一步地努力。”当天晚上，赵朴初还陪同郭沫若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访华团一行。

二、在“文革”中，尽快恢复国清寺和连接中断的与日本佛教界的联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国清寺和全国寺院一样遭到严重破坏，僧人被迫还俗，佛像法器遭毁。寺庙改成了生产蜡烛的工厂。后来赵朴初为国清寺题写“隋朝古刹”，据说，他故意将其中的“隋”字中的“工”字不写，以示这段历史不再重演。

1972年，中日关系不断趋向正常化。而中日佛教友好，是中日友好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由赵朴初与日本友人共同在五、六十年代共同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日本佛教界朋友多次向中国政府要求到中国参访祖庭，赵朴初给周总理建议邀请日本佛教界朋友来中国访问，进一步促进中日友好工作，并以此为契机，逐步恢复被破坏的中国佛教。1972年9月12日，赵朴初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当时对外活动中的关于佛教的几个紧要问题，其中首先就谈到国清寺：

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不仅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而且是日本佛教所有宗派的总祖庭。组织公明党的创价学会也以中国天台山为其祖庭，十年前它的负责人曾向我表示希望朝拜天台山。最近听到一个在天台山插队的知识青年说，该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国清寺罩壁

保护得很完整，到了六八年下半年工宣队进入后，受到陈伯达的欺骗，佛像被打毁，佛教文物受到相当损失，僧尼大多数被遣散。预料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佛教徒定会纷纷要求去朝拜(六三年，西川景文等曾去朝拜，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对日本佛教徒和人民进行友好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如果上述情况属实，似应迅速恢复寺貌(房屋可能不需修缮，但佛像及宗教陈设则须恢复)，是否可请浙江省委责成有关部门查明办理。该省如果还有留存的、合适的旧佛像，似可利用，不必重行塑造，以节省物力和时间。

1972年9月29日，在中日友好人士共同努力下，日本田中首相和周恩来总理代表两国签署《日中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赵朴初作为中日友好人士被总理邀请参加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和答谢宴。由于中日佛教界在“文革”中完全失去联系，

日本佛教徒不知赵朴初生死，当他们从新华社得到赵朴初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赵朴初也非常高兴地赋诗抒怀，并把诗寄给日本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名誉会长大谷莹润长老。

赵朴初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开始着手恢复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关系特别密切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山西交城玄中寺等被列为首先恢复的寺院，尽快能够接待外宾。1972年11月，赵朴初正式致函日中友好宗教恳话会会长西川景文长老，邀请他们于明年春天来中国访问。1973年10月，赵朴初接待了以团长西川景文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访华团，陪同访华团参观了玄中寺等。

日本天台宗通过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向中国佛教协会提出要求，希望前来朝拜天台山。赵朴初向宗教局局长肖贤法汇报此事，周总理很重视，指示外

交部和宗教局派员到天台山调查，调查后形成报告，赵朴初参与了报告的起草。周总理于1973年3月20日签发国务院第34号文件，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不仅日本天台宗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其他日本宗派包括新兴的创价学会、孝道团等也都奉为祖庭。”要求：“迅速进行整修，务使在一九七五年如期完成，开始接待。”国家拨款人民币30万元。为解决佛像塑造的困难，指示：“拟在北京选运若干佛像或就地泥塑造少数佛像加以充实，以供日本佛教徒朝拜。”

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浙江省和台州地区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天台县迅即成立了由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郝树兴和丁天魁为首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丁天魁专职负责整修工作，寺院恢复工作进行很快。

丁天魁奉命赴京请调佛像，受到肖贤法局长和赵朴初副会长的亲切接见。赵朴初特别安排专家黄炳章等同志陪同丁天魁到北京文物管理处、故宫、博物馆、北京工艺美术品进出口公司库房、广济寺、雍和宫、孔庙、广化寺、冶炼厂等处察看，精心挑选适用的佛像法器。赵朴初还亲自带着丁天魁一行往进出口公司文物库房，调来一尊铜观音立像和一对汉白玉狮子。挑选的佛像法器呈报国务院，得到批准，运到2000公里之外的天台山，并安装起来。宗教政策在这里首先得到落实，天台山国清寺渐现庄严之象。

1975年8月，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致函邀请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来华访问，很快，日方组成了以山田惠谛为团长的天台宗日中友好访华团。10月14日，访华团来到中国，受到乌兰夫副委员长和赵朴初的盛情欢迎。25日下午，访华团由杭州乘车往天台山，约5时半到达国清寺。山门前，身着黑色袈裟的30多名僧侣敲响了欢迎的钟鼓，访华团一行甚至被眼前的场面感动得不知所措。国清寺住持澹云法师陪同访华团一行穿过山门，经弥勒殿、雨花殿来到大雄宝殿。在大雄宝殿礼佛后，已是夜晚。当晚，全体人员住在寺内的招待所里，品尝了精美的素食。

26日凌晨，中日佛教徒在国清寺大雄宝殿举行了法会。首先，中方由澹云法师率领国清寺30余名僧人诵经；接着，日方由山田惠谛座主率领访华团一行宣读供养文、表白文、诵自我偈、圆顿章等。随后，日中双方互相交换表白文，法会圆满结束。

稍事休息后，监院唯觉法师陪同天台宗日中友好访华团一行和赵朴初巡礼了国清寺诸殿堂。当一行来到藏经阁时，山田惠谛座主突然询问：“多年前，我们比睿山曾向贵寺奉献过一部《法华经》，能否允许我们拜见一下？”听到山田惠谛座主的请求后，唯觉法师立即取出了那部珍藏的《法华经》。山田惠谛座主手捧《法华经》，无比激动。此时，在旁边一直注视这一场面的赵朴初眼含热泪深情地说：“2500年以前，当释迦佛祖在灵鹫山宣讲《法华经》时，我

们二人的前世也一定同样一同聆听过法语。正是由于这前世的因缘，现在我们能如此并肩闻法，前世的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朴初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山田惠谛座主及所有在场者。赵朴初还将自己的想法写成诗，赠送山田惠谛长老：

喜迎

昔日灵山会，同听法华经。
喜今尝夙愿，振锡自蓬瀛。
珠耀垢衣解，花飞宝座分。
睿台承相照，万古兄弟情。

日后，山田惠谛座主回忆当时的情景和心情说：“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深加考虑。但是，赵朴初先生却由此联想到灵鹫山，向我揭示了法华经典的宝贵殊胜的因缘。有生以来，我初步聆听了有关因缘的宝贵价值的教诲。不禁发自内心地赞叹‘赵朴初先生确非凡人啊！’同时，我还切身感受到了赵朴初先生虔诚的佛教信仰。我为能有缘结识赵朴初先生而感到由衷的欣嘉，无比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访华团一行巡礼了国清寺诸殿堂后，驱车6公里来到了坐落在山顶的天台智者大师墓塔所在地真觉寺。真觉寺殿内中央安放着“智者真身宝塔”。以山田惠谛座主为首的访华团员瞻仰天台智者大师墓塔的夙愿得遂，不禁感激涕零，顶礼膜拜。

26日下午，赵朴初陪同访华团返回杭州。在饭店，山田惠谛座主与赵朴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促膝长谈。长谈结束前，山田惠谛座主说：“我们就要

分别了。依照慈照大师的故事，我想把在贵国访问期间佩带过的环形袈裟送给您，请您一定要笑纳。”赵朴初当即郑重地表示感谢，并欢喜地接受了这一珍贵的礼物。30日下午，赵朴初颈挂这件环形袈裟到机场送别山田惠谛座主一行，让日本朋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改革开放后，推动日本天台宗与祖庭国清寺的友好交流。

1978年，应日本佛教会邀请，国清寺住持唯觉法师随同赵朴初率领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参访了日本天台山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等，受到日本佛教界的热情欢迎。

1982年10月17日，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长老再次率访华团来到中国，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果法师的陪同下来到天台山。中日佛教徒于19日在国清寺举行了隆重的“中日天台宗祖师显彰碑”揭幕报恩法会。这三块碑是《天台智者大师赞仰颂碑》、《最澄大师得法灵迹碑》，《行满座主赠别最澄大师诗碑》，前两碑为赵朴初撰并书，后一碑为赵朴初书。这三块碑皆立于寺内祖师碑亭，赵朴初还为亭题额“法乳千秋”。兹录这三块碑文如下：

天台智者大师赞仰颂碑并序

陈隋之间，高僧辈出，后世所崇仰者曰天台智者与嘉祥吉藏，二者皆开立新宗、法流后世者。而天台智者大师，影响尤为深远。其学以五时八教、一心三观建立天台一宗。历传七代至道邃禅师传于最澄大师，天台一宗遂流传于日

木。今者远孙第二百五十三代天台座主山田惠谛追慕先贤，率众来礼圣迹，欲立碑纪念智者大师，爰随喜赞仰，谨拈数偈以为之颂。

厥初草昧，玄德升闻。重瞳表异，虞帝云孙。景慕玄风，粤在髫髻。条理始终，金声玉振。即假即空，妙契中道。三谛圆融，廓尔寂照。巍巍藩府，沈沈九重。既磨既涅，终谢世荣。度越石梁，啄峰饮涧。构斯禅宇，南服鲁变。丕显丕承，垂统可继。衣宝观心，金穉解翳。猗欤东国，遍敷觉花。风樯万里，舫止山家。传教旋止，恢闳玄肆。守护羯磨，证成悉地。修禅济美，寂光缟绪。奕叶绳绳，螽斯振羽。慈云复岭，脊令在原。山河带砺，永矢弗谖。

最澄大师天台得法灵迹碑

唐贞元二十年，日本传教大师最澄入唐求法，登天台山，从国清寺道邃禅师传受天台教义，又从佛陇寺行满座主受学止观释签、法华、涅槃诸经疏，越年归国。自是法乳东流，于兹千载。今者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长老猊下及诸大德，缅怀宗祖师资之遇合，来礼天台祖庭，仰慕前修，重温旧好。谨建最澄大师天台得法灵迹碑，俾垂永久。因随喜赞叹，并系以赞曰：

佛法东渐，大道弘开。宗派之始，厥惟天台。北齐慧文，初启其绪。南岳慧思，实奠其基。集大成者，智者大师。台宗建立，法华是依。三观妙谛，不离一心。五时八教，楷定古今。道邃行满，禀教湛然。最澄从学，国清修禅。开宗比睿，奕叶相传。云仍后学，不忘前缘。禹甸日域，风月同天。两邦缙

素，乘大愿船。勒斯贞石，垂示后贤。永持友好，亿万斯年。

23日晚，赵朴初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日本天台宗代表团一行。他在欢迎词中说：“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我没能前往天台山国清寺参加纪念碑揭幕典礼，感到十分遗憾。在这里，我借用《法华经》中的初善、中善、后善之说来表达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最初，我们中日双方为了追忆祖师功德、增进传统友谊而发起了建碑的倡议，此为初善；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庄严的祖师碑终于落成了，此为中善；日前，中日两国四众弟子约三百余人共同举行了盛大的揭幕法会，诸愿顺遂，功德圆满，此为后善。”山田惠谛座主在答谢词中说：“祖师显彰碑的落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历史谱写了新的一页。我谨借此机会对中国各有关方面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们以日中合作建立的祖师彰显碑为新的起点，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不懈努力吧！”

1987年10月，国清寺住持唯觉法师应邀第二次随同赵朴初出访日本，参加日本天台宗比睿山创建2000年盛大庆典法会。1988年，为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佛教界的交往，使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谊不断发展。日本天台宗商定在天台山智者塔院建立日本天台宗般若心经塔，于当年10月动工，1989年5月建成。塔上“日本国天台宗般若心经塔”11个字，其中“日本国天台宗”6字由山田惠谛长老所书，“般若心经塔”为赵朴

初所书。赵朴初还为此塔撰写了碑文和经文。

5月17日，山田惠谛长老亲自率领92人组成的日本国天台宗般若心经塔揭幕法会访华台，前来天台山举行揭幕法会。赵朴初陪同长老前来。5月18日上午，中日佛教界和有关方面人士200余人，在日本国天台宗般若心经塔前，举行了隆重的法会。赵朴初和山田惠谛长老等为心经塔揭幕并讲会。在法会上，日本代表团将日本天台宗全国各地寺院住持、檀越等100万人写的100万卷《心经》精选1200卷，奉纳于塔内，以追念祖师的恩德。

1993年5月，应赵朴初的邀请，山田惠谛长老来上海过百岁寿辰。随同他来华访问的“日本参拜国清寺友好团”一行249人，在总团长、日本佛教天台宗宗务总长多纪颖信率领下，于18日前来天台山国清寺参拜祖庭。这个大型代表团，是由日本天台宗、立正佼成会和松绿神道大和山等三教联合组成的，下设7个分团，是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交往史上人数最多、规范最大的一次友好活动，受到天台山国清寺僧众的热烈欢迎。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智者大师圆寂于新昌县石城寺(今新昌大佛寺)，智者大师死后，遗体被送回天台，在天台山佛塋建六角形肉身塔。1982年6月，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智者塔院。赵朴初曾撰书一联，现存在塔内：

寿量难思权现化城而入灭
灵山未散宜邀多宝与同龛

赵朴初还为国清寺撰书匾额“隋代古刹”、“大雄宝殿”等。

赵朴初为国清寺的恢复与发展以及中国天台宗的振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与国清寺澹云、唯觉法师以及日本天台宗山田惠谛长老等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这些深厚的法缘必将永载天台山国清寺的史册和中国佛教的史册。

本文参考文献：

《现代佛学》，中国佛教协会会刊

《法音》，中国佛教协会会刊

《中日佛教交流史(战后五十年)》，额贺章友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国清寺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天台山国清寺碑亭

青山有幸埋灵骨

——赵朴初灵骨回乡树葬、文化公园创建及前期纪念工作略记

余世磊

2000年5月，赵朴初先生（以下简称朴老）去世后，家乡人民出自内心的无比敬爱和怀念，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朴老的工作，大力弘扬朴老的高风亮节，深刻铭记朴老的丰功伟绩。

2001年8月，赵朴初文化公园动工建设。2004年10月，赵朴初灵骨乘愿回乡树葬。值此朴老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笔者特采访了有关人员，记录有关工作情况如下，以补之前所记资料之不足。

参加追悼会

2000年5月21日，一个噩耗惊传到太湖县，深受故乡人民敬爱的朴老在北京逝世。

5月22日，县委召开会议，决定四大班子一把手及有关同志进京，参加朴老追悼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时明先期进京，联络有关工作。当时，李时明担任太湖中学校长。1990年，朴老回故乡，第一个视察的单位就是太湖中学。后来为了太湖中学的搬迁，李时明几乎每年都要进京跑部争取项目与资金，而每次进京都受到了朴老的亲切接见。朴老先后为太湖中学题写了校名、校训、各种楼名以及多幅题字。两人长期保持

着书信和电话联系。朴老生前曾把自己用过的砚台和墨海赠送李时明，朴老逝世后，夫人又将朴老戴在身上的念珠送给他作为留念。

5月23日，李时明抵京，首先准备花圈。25日，和太湖在京同乡会胡治家等一行前往朴老家——和平门南小栓胡同一号，拜望并慰问夫人，向设在家中的朴老灵堂敬献了花圈，花圈缎带署太湖县四大班子敬献。

5月29日上午，县委书记孟庆银、县长郑春林、县人大主任刘绍荣、县政协主席石和祥、县委副书记阳海深及寺前镇镇长赵和保等乘飞机抵京。下午，即往朴老家中灵堂拜祭。晚又往北京安徽大厦，与安徽省委派进京参加悼念活动的代表、省人大副主任季昆森一起共商有关事宜。

5月30日，在八宝山礼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卧于苍松翠柏中的朴老遗体肃立默哀，三鞠躬作最后的悼别，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紧接着，家乡代表往灵堂向朴老遗



2001年5月30日，县领导赴京参加赵朴初追悼会。

体告别。

朴老遗体火化后，当时八宝山方面为朴老骨灰准备了一个极为高档的骨灰坛，要价几千元。一向生活节俭的夫人觉得那个骨灰坛过于昂贵，肯定不合朴老意愿，于是，让司机开车送她回家，从家中找了一个曾经腌过菜的白色瓷坛，用这个坛装着朴老的骨灰，暂时存放在八宝山公墓。

家乡的纪念活动

6月2日，县领导离京返乡，李时明继续留在北京。第二天，他前往朴老家，与夫人辞行。受县领导委托，李时明向夫人提出四个请求：一、将寺前中学更名赵朴初中学；二、建立赵朴初纪念馆；三、将朴老骨灰送回太湖安葬；四、将有关悼念朴老的挽联、挽诗、电唁等

整理成集。

提出将朴老骨灰送回太湖安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朴老热爱家乡，桑梓情深，而家乡人民同样敬爱朴老，以朴老为荣，尽管朴老极其看淡自己，立下遗嘱“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但顺应家乡人民的愿望，满足家乡人民的要求，永归家乡的大地，也绝非一直以慈悲为怀的朴老所不愿；朴老作为佛教领袖，佛教四众弟子视为菩萨化身，其骨灰是佛教四众弟子无比敬奉的神圣的灵骨，留下其灵骨，也是佛教四众弟子的强烈愿望；朴老骨灰若能归葬家乡，必将嘉惠太湖，遗福万代。

夫人表示这些事情都会认真考虑，但把朴老骨灰送回家乡树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月25日，县委书记孟庆银主持召开常委会，听取李时明的汇报，专题研

究纪念朴老工作，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经过研究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一、组织成立赵朴初研究会；二、恢复建设赵朴初故居，新建赵朴初纪念馆、公园和碑林；三、向全国政协写专题报告，要求将朴老遗物运回家乡，存放于纪念馆；四、确定李时明为专员进京联系纪念朴老的工作；五、在人民路树立赵朴初塑像；六、在高速路太湖入口树立“赵朴初先生故乡”的巨幅宣传标牌。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金华和李时明草拟了《关于要求树立赵朴初同志塑像、建立赵朴初纪念馆等工作的报告》，准备以县四大班子名义呈送全国政协办公厅。《报告》提出：一、拟建赵朴初纪念馆，并请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名；二、为朴老塑像；三、将朴老部分遗物迎回家乡；四、特别恳请夫人能将朴老骨灰迎回家乡安葬，或者撒在故乡的大地。

7月11日，县政协成立了赵朴初资料征集委员会，发出启事，广泛征集朴老资料，为将来成立纪念馆、开展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征集委员会征集到大量有关赵朴初资料，后来出版了《赵朴初文稿》、《不尽故乡情——太湖人民怀念赵朴初》等书籍。

7月13日，李时明进京，向全国政协办公厅呈递报告，并前往朴老家拜会了夫人，前往中国佛教协会拜会了朴老生前秘书陈文尧先生。太湖县的这些决定，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8月3日，县长郑春林和李时明等人前往省政协，拜会省政协副主席窦永记，报告纪念朴老的工作。窦副主席表示：省政协一定予以尽力支持。

9月17日，由太湖老乡、原《人

民文学》编审赵国青撰写的《太湖的儿子——赵朴初》在县委四楼会议室举行首发式，孟庆银等领导出席。朴老亲属赵酬、赵洛也回到太湖参加了首发式，并到寺前等地参观。

寺前镇文化站站长余传明几次进京拜望朴老和夫人，对朴老的慈悲情怀感受深刻。朴老去世后，余传明着手筹建“赵朴初生平陈列室”。当时有关朴老的资料非常稀少，余传明不顾多病之身，冒着炎炎夏日，多次前往安庆、合肥、上海等地，找到相关部门，拜会朴老亲属，收集到大量资料。2001年春天，由寺前镇主办、镇文化站承办的“赵朴初生平资料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尽管陈列室很简陋，但还是吸引了大批天南海北的参观者。

周年植树扶贫

“我希望看到一个富裕的、繁荣的故乡。”——是朴老和夫人陈邦织共同的愿望。朴老去世后，以夫人为首的许多人，继承赵朴初富乡裕邦的遗愿，发扬慈悲济世的精神，把一片同样深厚的爱绵绵不断地献给了太湖大地。

海内外许多大德高僧到北京看望夫人，给夫人送些慰问款，还想在中国办些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朴老逝世一周年。

夫人想到1990年，朴老在《自度曲·书赠太湖县人民政府》中写道：“更雄心，三年五载熙湖，绿遍东西南北方。”他希望家乡绿树成荫，人民富裕。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太湖县搞一个植树扶贫项目。

2000年9月2日清晨，夫人打电话

告诉李时明，她准备将海内外捐献给她的款用于太湖县绿化环境、植树扶贫工作，委托中国佛教协会组织实施，让县里的同志们搞好调查研究和制定实施方案，并速将项目书报给她。

李时明当日就向县领导汇报了此事，县里很重视，按照夫人的要求，准备了材料报送中佛协。

2001年2月9日，中佛协来函，通知植树扶贫活动的安排。

2月10日，张金华、花亭湖风景区管理处主任余向东和李时明等人到寺前镇考察，最后选定植树地点为桃花岛。

2月15日，受夫人委派，中佛协国际部主任张琳、日本担当宏度、韩国担当普正一行3人来到太湖，到桃花岛现场考察。张琳一行还朝拜了西风禅寺、安庆迎江寺等。

2月27日和3月2日，县委、县政府两次召开会议，筹备植树扶贫活动。县长郑春林还带队前往桃花岛现场办公，要求尽快做好整地等相关工作。

参加纪念赵朴初逝世一周年植树扶贫活动的中日韩高僧大德会聚北京，组成代表团。此前，夫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行动不便，特意委派朴老生前秘书陈文尧作为她个人代表加入代表团。代表团临行前，夫人在家中分别会见了日、韩全体成员。她说：“朴老逝世后，日、韩佛教界的朋友都很关心，富乡裕邦是朴老生前的夙愿，组织这次植树扶贫活动，我要向大家对朴老家乡无私的关爱表示衷心的感谢！”

3月29日，代表团到达合肥，在合肥明教寺举行了追思法会，纪念朴老为建立中、日、韩佛教“黄金纽带”所做

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并受到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季昆森、副省长田维谦的热情接见。下午，代表团抵达太湖县龙山宫宾馆，县委、县政府设宴招待。

3月30日，在花亭湖畔美丽的桃花岛上，纪念赵朴初逝世一周年植树扶贫活动捐赠仪式隆重举行。大家在讲话中都表示要继承朴老的遗愿，认真实施好这一惠及百姓的工程，把寺前镇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这次捐款单位有：日本国日中韩国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100万日元，日本国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30万日元，大韩民国佛教天台宗1万美元，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1000美元，香港佛教联合会5万港币；捐款个人有：台湾居士潘虎臣、潘萧美根、潘正风、潘晓风人民币18.8万元，台湾居士周啸文人民币1万元，上海居士王大智人民币2000元，九华山释慧光人民币1万元，广东释光信人民币5000元，折合人民币共54万元。县长郑春林代表县政府向有关方面赠送了锦旗和证书。

仪式之后，大德高僧、护法居士、有关领导和当地农民满怀对朴老的无限敬爱，挥锹植下了枇杷、板栗、桃、梨等果树1000多株。陈文尧也代表夫人栽下了一棵枇杷树。

为感谢海内外人士对朴老家乡的关爱，太湖县人民政府特意勒碑纪念。此碑耸立于桃花岛最高处，基座为花岗石，碑为黑色的大理石，显得庄严、肃穆。正面刻“碑文”，背面刻“捐款功德芳名”。“碑文”曰：

功德碑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赵朴初先生一生心系桑梓，关爱乡民，情深似海。为实现其造福乡邻之夙愿，在隆重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佛教协会组织韩、日佛教界及海内外人士在其家乡安徽省太湖县寺前镇绿化环境，植树扶贫。该项目由功德主捐资54万元人民币，用于栽植桃树200亩，枇杷300亩，板栗（套种茶叶）2000亩，将使450户1800人脱贫致富。捐资善举，功在当代，荫及子孙，来日繁荣，其源于此。为彰显植树扶贫之功德，太湖县人民政府谨立此碑，以表永念。

太湖人民政府
2001年3月30日

植树后，刀述仁、田云德、大西真兴、陈文尧等为植树扶贫功德碑举行了揭牌

仪式。

之后，代表团成员乘船来到了寺前镇区。船靠二号码头，这个码头就是用朴老资助的扶贫款建成的。在码头上，寺前镇人民政府建有“赵朴初爱乡纪念碑”，为花岗石制造，造型为一座正在乘风破浪的船，寓意朴老当年乘船而归，把一片深深的乡情，洒遍故土。正面亦刻有“碑文”，背面刻朴老1990年回故乡所书《桑海沧田一弹指》一诗。碑文曰：

碑记

一九九〇年，岁次庚午，时逢仲秋，金菊绽放，丹桂飘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回故乡视察，此乃太湖县之盛事，是寺前河之荣耀。

先生爱乡之情，泱泱万顷，报效桑梓，不遗余力。捐款奖掖学子，解囊以济穷镇，引资兴建学校，送米以赈灾民，累计捐资、



2001年3月30日，纪念朴老逝世周年扶贫植树活动在太湖县寺前镇桃花岛举行。

引资数百万之巨。大功大德，浩瀚如海，高山仰止，世人敬颂。为颂扬先生之功德，特勒此碑，以示纪念。然更为高大的是寺前人心目中筑起的那座丰碑。

寺前镇人民政府

二〇〇一年二月

代表们观看了寺前镇风光，参观了“赵朴初生平事迹陈列室”，并题字留念。

4月1日，代表团离开太湖，经安庆回京。

夫人十分关心这些经果林的长势，多次打来电话，让农户“经常浇水、除草、施肥”。而今，当年种下的2000亩经果林都已经挂果，每年为农户带来近200万元的经济效益。

说服夫人灵骨还乡

县主要领导多次当面向夫人提出迎请灵骨的事。李时明作为太湖县纪念朴老赴京联系人，更是“软磨硬泡”，给夫人写信11封，登门拜访上百次。

夫人非常理解太湖人民的想法，但她也一直也纠结于朴老“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的遗嘱。李时明告诉夫人：“家乡人民同样尊重朴老的遗嘱，我们想将他的灵骨实行树葬的方式。”提出树葬的方式，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将哑姐赵默初的墓从花亭湖水位低处迁到高处，朴老特别要求：“不用花钱做墓地，找一棵树，深埋在树下就可以了。”朴老还与人说过：“现在树葬这种方式，在许多国家都很流行，一来可以节约土地，二来符合环保的要求。”

2000年9月，李时明给夫人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陈阿姨：

……关于朴老骨灰问题，我始终认为不能撒。有消息报道：骨灰撒到江河湖海，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朴老生前如果知道这则消息，我想他一定会立下不撒骨灰的遗嘱的，何况朴老也没有说要骨灰盒。如果我们朴老的骨灰装在一个瓷罐里，深埋在家乡一棵四季长青的大树下，是再好不过的。一来，符合中央精神，实行殡葬改革；二来，符合佛教葬礼，不留遗体；三来，符合朴老遗嘱，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四来，符合民间风俗，入土为安；五来，满足了家乡人民的心愿，世代代的太湖人看到这棵“菩提树”，就想到宗教领袖赵朴初。因此，请您酌定。

……

您的学生：李时明

二〇〇〇年九月八日

对于朴老生命中的那个恋乡、爱乡情结，夫人的体会是最深刻的。她记得朴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不止一次说到，他非常想念家乡，想念慈母，甚至和几个亲友相约，什么时候再抽空回一趟家乡，然而，纷繁的事务和病魔的折磨，使他的这个愿望无法实现。在与家乡人民的交往中，家乡人民出自内心对朴老怀着深厚的感情，崇之若圣人，爱之若父母。这么多年，县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大家对朴老的感情是一致的，都以能在朴老家乡工作为自豪。无论在家中，还是住在医院，凡是家乡来人，朴老都要安排接见，促膝谈心，临别，他都要亲自送出门外，最后还要双手合十鞠上几躬，那一片浓浓的乡情，感人

肺腑。关于树葬，这些年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推行，他生前也很赞赏这种做法。将朴老骨灰送回家乡树葬，让他回到母亲的怀抱，和家乡人民永远在一起，是对他一种很好的纪念方式，未尝不是他的愿望。

有一天深夜，夫人突然给李时明打来说电话：今天，有两位朴老生前的朋友来到南小栓胡同看望她，谈到朴老在住院期间，曾与他们两位谈到树葬的事情。记得朴老说，树葬也很好嘛，骨灰还可以肥田。两位老同志还说到，为了留个纪念，可以在树葬地立块碑。朴老说，不用立碑，人们心中有你就有你，人们心中没有你就没有你。将朴老灵骨树葬的想法，两位老朋友也觉得不错，还得到了其他许多朴老生前友好和亲属们的赞同。

电话这头的李时明分明感觉到，夫

人说这番话，有些兴奋，有些如释重负的样子。

2001年5月15日，夫人最终做出了她晚年的一个重要决定：上海是朴老的第二故乡，将朴老部分骨灰撒向上海黄浦江入海口；顺应家乡人民之愿，将朴老部分灵骨送回家乡树葬。

周年纪念活动

5月18日，县领导郑春林、刘绍荣、阳海深、张金华、马传达以及李时明、蔡建中、余传明等人作为家乡代表，进京参加由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进中央、中国佛教协会等举办的纪念朴老逝世周年活动。

5月19日，郑春林一行到法源寺，参观了纪念朴老逝世周年图片展开幕式。

下午，前往朴老家，拜望夫人，向



李时明向夫人汇报纪念朴老的工作



在江西景德镇制作的骨灰坛

夫人汇报太湖发展情况及纪念朴老工作。夫人当着县四大班子领导之面郑重宣布：经中央批准，将朴老部分骨灰洒在上海黄浦江，另一部分骨灰送回太湖树葬，请太湖人民放心。

5月20日上午，郑春林一行在北京东方花园大酒店参加了“赵朴初逝世周年座谈会”。下午，又往广济寺，参加“赵朴初会长示寂周年回向法会”。

5月21日上午，郑春林一行前往全国政协金厅，参加《赵朴初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下午3点，夫人将朴老骨灰存放证交给李时明，并对他说：“清明节我已去八宝山看了朴老，今天你就代表我带着你们县领导去看看朴老吧。”郑春林一行前往八宝山，在朴老骨灰坛旁献上一束鲜花，三鞠躬，表达家乡人民无尽的怀念。

晚上，张金华、李时明前往朴老家，向夫人归还骨灰存放证，并谈起灵骨归

葬家乡之事。夫人说：“你们说要做做一个骨灰坛，那你们就做一个青花瓷的吧，不写名字，什么也不要写。”李时明说：“名字还是要写，以后若干年，若因为个某事，这个坛子被人挖出来，人家还不知道是什么。”夫人点了点头，说：“那也是啊。”

坛子上写什么？夫人最后定下，就几个简单的字：赵朴初（1907、11、5-2000、5、21）。

5月18日，民进安徽省委召开纪念赵朴初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安徽主委朱维芳在讲话中说：“赵朴初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探求真理，为国家民族的强盛殚精竭虑，为民进事业辛勤工作，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更是我们民进的骄傲，是我们会员同志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我们纪念他、研究他，更是很好地学习他。”

5月21日上午，在太湖县西风禅寺，举行了“纪念赵朴初会长逝世一周年回向法会”。数百名僧人和护法居士怀着对朴老无限爱戴之情，井然有序地聚在佛殿内外。佛殿内，中佛协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安徽省佛协副会长慧庆法师等引领着佛教徒拈香念经，祈愿朴老乘愿再来，并将所有功德回向给众生，祝愿世界和平、万民幸福。圣辉法师是朴老的学生，深得朴老的器重，而他也非常热爱朴老，这次是专程赶到太湖县的。

圣辉法师和慧庆法师还提出承担太湖县70名贫困生的学费。当圣辉听说太湖将重修朴老故居时，当场做出决定，由南普陀寺慈善基金会出资30万元，其中15万元用于在太湖县寺前镇援建一所希望小学，15万元用于资助朴老故居修复。

部分骨灰撒海

2001年5月30日，李时明陪同朴老的亲属们前往八宝山公墓，取回朴老的骨灰坛，将朴老骨灰一分为二，粉末状的骨灰带去上海撒海，块状的灵骨留到太湖树葬。

6月1日，载着朴老骨灰的飞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市佛教界四众弟子、各界来宾在龙华寺为朴老举行了追思法会。6月2日，载着朴老骨灰的军舰在导航舰与护卫舰的簇拥下，三舰齐发，驶出吴淞口外。舰艇在入海口处停下来，此时汽笛长鸣。夫人等含泪将朴老的骨灰，连同瓣瓣鲜花，撒入长江入海口的滚滚波涛中。

刘延东、张怀西以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进中央、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市等有关领导同志、朴老亲朋好友陪同参加骨灰洒海仪式。

朴老亲朋好友都想前来送别朴老，但夫人为了节省开支，一家只许派一个



朴老部分灵骨洒入上海黄浦江入海口处

代表。而上舰艇的，只有40多人。李时明作为家乡唯一代表登上舰艇，送别朴老归于大海。夫人撒骨灰时，李时明灵机一动，向夫人提出：“阿姨，我也来撒一些吧？”夫人答应说：“你来吧。”于是，李时明非常有幸亲手撒下朴老的骨灰，其他人撒下的只是花瓣。

本来打算原班人马将朴老灵骨送回安徽树葬，但夫人出自对朴老的无限依恋，执意将灵骨留在家中相守一段时间。这一守就是几年。

6月10日，李时明拜望夫人，提出做两个青花瓷坛，一个用来装朴老骨灰，一个留作夫人百年之后用。夫人含笑不语，实际上也是默许了此事。

7月20日，张金华、王颖迪、李时明、詹刘应、吴结材、吕明华等前往江西，考察了位于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又前往景德镇定为朴老定做骨灰坛。21日，他们来到古窑瓷厂，与该厂签订合同。厂方听说是为朴老做骨灰坛，非常重视。当时，厂方拟设计为日本瓷器样式，薄体，镂空透明。现场将这个设计电话报告夫人，夫人不同意，认为不必搞得这么奢华，坚持还是做成中国传统的青花瓷。

启动赵朴初陵园建设

2001年6月，赵朴初陵园建设正式启动。

一开始，有人提议建在县城，有人提议建在花亭湖外湖三星伴月，有人提议建在寺前。最合，综合大多数人意见，认为赵朴初故居在寺前镇，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寺前河故居度过的，因此，建在寺前更为合理，更有纪念意义。

6月11日，县领导郑春林、刘绍荣，安徽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党委书记张文启、副院长胡厚国到寺前镇考察陵园选址。

7月31日，县委在土地局会议室召开常委会，讨论朴老陵园的选址。当时初选有三个地方：一是寺前镇码头对面的张家山；二是老寺前乡政府所在的稻洼沟；三是其林桥对面的万年冲。大家一时形不成统一意见。最后，县委书记孟庆银决定，到寺前镇去现场决定。

8月1日，县四大班子领导孟庆银、郑春林、石和祥、阳海深、张金华、王颖迪等到寺前镇，实地考察了张家山和稻洼沟，认为两地太小，不适合建造陵园。在此前的初选中，县人大主任刘绍荣率队去张家山考察时，下楼梯不幸把脚弄伤，又有测量人员几次到稻洼沟测量，都遇大雨不得不停止工作，也有人因此觉得这兆示两地非合适之地。大家又前往万年冲，从山脚一直走到山顶，觉得此地占地较大，视野开阔，可以定为赵朴初陵园建设地。此地坐北朝南，朝阳晒暖，茂林修竹，环境优雅，背倚双凤尖，面朝花亭湖。此地，不正是朴老1990年金秋回故乡时在《自度曲书赠太湖县人民政府》中所写的：“仅尽情领受，千重山色，万顷波光”吗？

8月7日，张金华、李时明陪同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张文启书记一行到寺前镇万年冲，选定墓地。大致位置定下，在山势青龙、白虎中间，山高三分之二处。一行人在那一带转了半天，对墓地选址的具体位置犹豫不决。一大片的芭茅中间，李时明一脚踩空，想不到芭茅下面有一个一丈多高的深坎，一头摔了

下去，屁股重重地坐在深坎下的乱草丛中。他爬起来一看，这里却是一处平地，放眼望去，层层远山，花亭波光，尽收眼底。大家站在这里一看：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墓地吗？此时，负责陵园设计的张书记风趣地说：“朴老的灵骨就安葬在这里，李时明是纪念朴老的联络员，他在这里摔一跤，是朴老告诉我们，就把他安葬在这里。”

8月初，县领导阳海深、张金华、殷翠萍、戴佳明等还赴河北，联系为朴老塑像事宜。最后，在石雕之乡曲阳选定新颖雕刻厂雕刻朴老塑像。当时，专门找朴老秘书陈文尧要了一套朴老头部各面的12张照片，为制作人员提供参考。

8月22日，张金华一行前往景德镇古窑瓷厂，准备取回定做的盛装朴老灵骨的瓷坛，但发现坛内壁有若干黑点子，厂方决定重做。后来，厂方重新安排由技术最为精湛的老工人负责，取用景德

镇最好的瓷土。瓷坛烧制成功后，由德高望重的老师傅用红绸布包裹着，一个个请出古窑。然后由厂领导亲自护送到太湖。经反复比较，从十几个产品中挑选出两个，其余的瓷坛当众销毁了——挑出的这两个瓷坛成为孤品。

张金华一行离开景德镇，又前往皖南，考察石头牌坊。后来准备在文化公园牌坊后额题“行愿无尽”，前额题“朴初陵”。

李时明将有关工作及时向夫人报告，但夫人态度坚决，认为这样不合乎朴老和她的愿望，过于张扬，不允许修建个人陵园。夫人因此感到特别不安。

知道这种情况后，县领导尊重夫人意见，拟将原定的赵朴初陵园更名赵朴初文化公园，作为世人纪念朴老、研究朴老、学习朴老的基地。

8月31日，县委书记孟庆银到京拜望夫人，送去所做的骨灰坛。夫人带孟



赵朴初石像头部小样稿

庆银一行到朴老灵堂，瞻仰了朴老灵骨。同时，夫人还从壁柜中拿出一个非常精美的骨灰盒，对大家说：“这是我侄女特地从美国带回来的骨灰盒，但是不行呀，朴老说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所以用不着呀。”

9月14日上午，李时明到北师大红楼拜望启功，想请启功为赵朴初文化公园题名。但启老身体不好，又患有严重的青光眼，此事只得作罢。下午，又和赵国青一起到雷洁琼家，请雷洁琼为朴老石像题名，雷老答应此事，不久即写来题名“赵朴初先生”。

9月26日，李时明、王玉祥陪同赵洛、姜水阳等人前往河北曲阳新颖雕刻厂挑选汉白玉石材，提出对朴老塑像造型的修改意见。由于时间紧迫，经费短缺，塑像只将头部进行了1:1的制作模型，以至后来塑像成功后，将头部与身子连接一起时，显得有些比例失调。

11月5日，朴老95岁诞辰，县委书记孟庆银前去拜望夫人，递交了他与县长郑春林共同写的一封信，向夫人报告了纪念朴老的工作，并表示充分尊重夫人的意见，将赵朴初陵园更名赵朴初文化公园，得到夫人的同意。

赵朴初树葬地建设

2001年7月，县政府以太政办秘（2001）22号文件下达《关于寺前镇政府要求建设朴老纪念陵园的报告批复》，经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建设朴老纪念陵园。

8月，县委、县政府成立由书记孟庆银、县长郑春林挂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金华具体负责，各级各有关部门参与的工程建设指挥部。

张金华、吕明华等人开始物色施工队伍，最后选定了小池建设工程公司（现更名安徽中驰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刘



正在建设中的赵朴初树葬地

先良为石匠出生，公司也以从事石工为主，而赵朴初文化公园需要大量条石。

时间紧，任务重，张金华等找到刘先良。刘先良满口答应，表态将站在政治的高度，按质按时完成这一伟大工程，以实际行动表达太湖人民对朴老的深厚感情。县政府与公司按单项工程签订协议，工程总造价 500 余万元，仅付了 40 万元作为启动经费。

8 月 28 日，刘先良带着工程队悄悄开进了万年冲。没有奠基礼，没有鞭炮，挖土机挖下了第一车土。

公园建设图纸尚未出来，刘先良只能边施工，边设计。由于公园需要大量的人工条石，寻找石场和石匠成了摆在刘先良面前最大难题。

首先是寻找石场，刘先良带人走遍了周围的山头，在寺前镇安仓村、佛图村以及罗溪乡找到三处符合条件的砂石场。

石工作为传统手艺，正在逐渐淘汰。石匠越来越少，刘先良派人四处寻找，把太湖、潜山、宿松的百余名石匠全都找到寺前镇来。

其中最大的石场为安仓石场。工程队修通了简易道路。由于石场距离屋场近，不能放炮，全靠石匠们人工作业。从山上采集原石，再运下山进行加工。

条石生产中，矛盾重重，首先是解决与当地村民的矛盾，再是处理石匠之间产生的矛盾，由于石匠来自各地，经常因为生产条石的数量、质量等发生争吵。那段时间，刘先良既要负责工程施工，又要调解这各种矛盾，可谓心力交瘁。

那时工程队机械设备少，绝大部分工程都靠人工。特别是山上瞻拜平台和墓地的建设，水泥、石子等全靠人工挑运。

县领导和寺前镇领导对工程十分重



工人们正在紧张打制石条

视。张金华经常前往工地，督促工程，协调问题。吕明华等则长期驻扎工地，帮助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10月9日，石头牌坊由屯溪运到工地现场。制作者程长进、程长孙到现场指导安装，于18日安装完工。

10月28日上午，朴老石雕塑像从河北曲阳运抵太湖县城。下午，运往寺前镇。石像雕刻者甄彦苍先生亲赴现场指导安装。第二天上午，由安庆石化调来的大吊车将石像安装完毕。此前，刘先良率领工程队日夜施工，抢修道路，确保了石像的平安运进和安装。

条石制成，从各石场运抵工地，进行铺装。工人们冒着严寒，一块块地将条石铺好。

年底，工程雏形基本形成。2002年上半年，主要是工程的扫尾工作。

4月7日，南京金浦园林公司工人

进驻赵朴初文化公园，实施公园的绿化工程。

5月初，由县委宣传部负责，在刘羊花岗石厂定制朴老生平石墙和朴老墓碑。墓碑平铺，上书“赵朴初先生灵骨树葬地”，并附英文，由太湖中学李兴乐老师翻译。

2002年5月21日上午，朴老逝世二周年之际，朴老塑像揭幕仪式在寺前镇举行。塑像为汉白玉，全身立像，高9.3米，基座有雷洁琼亲笔题写的“赵朴初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倪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季昆森、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战秋萍、安庆市政协主席张世云、安庆市常务副市长赵晓和、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妙安法师、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禧钜法师等各级领导、高僧大德和群众共约5000人出席了揭幕仪式。下午，佛教界人士在西风禅寺举



赵朴初灵骨回乡树葬

行了纪念赵朴初逝世二周年回向法会。

由刘先良组织并垫资建设的赵朴初文化公园一期工程造价 500 多万元。这项工程的尾款直到 10 年后才付清。刘先良以为，建设这项工程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几乎没有，甚至倒贴了许多利息，但取得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因此非常值得。

赵朴初树葬地以中轴线神道组织建筑，因山势转折，纵深 500 余米，竖向高差 70 余米，层层推进，自下而上，沿轴线序列配置广场、门坊、月塘、碑亭、瞻仰平台、树葬地。门坊宽 15.9 米，高 13.5 米，采用徽州青石雕制，牌坊顶为状元帽，寓意一代状元、四代翰林之家。月塘占地 350 平方米，内植睡莲 9 株，安有音乐喷泉。诗碑亭为重檐圆亭、方形基座，取“天圆地方”之意。瞻仰平台立赵朴初石像，后方为青石墙屏风，凿刻赵朴初生平简介。神道最后段 93 级台阶，寓意赵朴初走过的 93 年不平凡的生命历程。树葬地台阶、平台、栏杆等均以本地优质石材凿制而成，朴实、庄重、紧扣赵朴初生前钟情于石的性格特征。

树葬地绿化分为“和谐自然”、“满园春色”、“硕果累累”、“永垂青史”四大区域，予人以神圣、庄严、肃穆、永恒而又充满生气的感染力。

整个树葬地空间布局尺度宜人，组织序列变幻丰富，注重朴实自然，视觉效果完善，形成强烈的纪念气氛，充分展现了赵朴初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

赵朴初文化公园设计为三部分，即纪念园区、寺院区和陈列区，总占地面积 46 公顷，总建设面积 7600 平方米。

发起成立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2002 年 11 月 4 日，县委副书记王中华在寺前镇主持召开纪念朴老 95 周年诞辰座谈会。

2002 年底，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正式筹备成立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县里设置办公室，挂靠县政协，列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落实编制 5 名，每年财政安排经费 5 万元，拨给办公用房 5 间。办公室人员自 2003 年 5 月正式到位，开始运作，在开展筹备工作的同时，着手赵朴初资料搜集、整理等相关工作。

由王中华牵头，积极开展联络成立赵朴初研究会的工作，往返于北京、上海、合肥、安庆等地。多次拜会夫人，汇报了恭迎朴老灵骨、赵朴初文化公园建设及成立研究会等工作，得到了她老人家的重视和关怀。还拜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丁光训、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王巨禄、中佛协常务副会长圣辉大和尚、中佛协副秘书长陈文尧、民进中央副秘书长王炳舟等领导，汇报了有关工作，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和支持。此外，还联络了一些朴老生前的亲朋故旧和专家学者，如汪东林、李家振、赵洛、郑一、张敏等。

在合肥，王中华一行拜会的省领导同志主要有：省政协主席方兆祥，省委副书记王明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季昆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民进主委朱维芳，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秦德文、副主席赵培根，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锐，原省政协副主席徐乐义等。部门主要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财政厅、

省文化厅、省宗教事务局、省经贸委、省文联、省社联、省残联、省民进、省红十字会、省佛协、省慈善协会、省扶贫办、省外事办、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省农委、省委党校、省统计局、省高速公路总公司、省石油总公司等。

经联络，有安徽省红十字会、安徽省佛教协会、安徽省慈善协会、安徽省扶贫开发协会、安徽省残联、《江淮时报》社等6单位和卞国福、张世云、黄复彩、石楠、朱洪、袁家耀、王中华等7人为代表，联名发起成立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12月16日，县编委正式发文，同意设立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办公室，为正科级事业单位，挂靠县政协办公室。

研究会成立及灵骨还乡

5月21日，县几大班子领导前往寺前镇瞻拜了朴老雕像，在寺前庄苑召开了纪念朴老逝世三周年活动，举行了《赵朴初韵文集》发行仪式。

6月10日，王中华等领导策划组织一场“赵朴初诗词演唱会”。挑选了一批朴老具有代表性的诗词作品，邀请作曲家陈国金、时楠等谱曲。远在福建的佛乐专家正兴法师、陈瑜老师也欣然为《灵山大佛》等谱曲。6月29日，王中华、李时明、王礼全等人到合肥灌制唱片，合肥市新艺音乐工作室承担了灌片工作，省文联主席陈发仁亲自演唱了《千里集同乡》。

6月19日，圣辉大和尚率九华山慧庆、圣富、道元法师等来到太湖，视察了赵朴初文化公园，对公园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要求。

《走遍中国》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一个在全世界都广有影响的宣传栏目。10月，安庆市黄梅戏艺术节举办期间，该栏目编导人员应市委、市政府之邀，来安庆拍摄宣传片，确定摄制《赵朴初》专题片。摄制组来到太湖拍摄。该片已于2004年1月18日中央电视台首播。

2003年11月8日，由省社科联、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民宗委、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庆市政协、安庆市社联、太湖县政协等单位协办的“纪念赵朴初学术研讨会”在合肥稻香楼宾馆举行。叶尚志、邓伟志、陈邦炎、陈铁键、汪东林、黄夏年、华方田、董群等7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参观了赵朴初故居和赵朴初文化公园，晚宿寺前庄苑，县文艺工作者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赵朴初诗词演唱会》。

2004年5月7日至21日，王中华一行进京拜会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王文元同意担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名誉主席。拜会了国家宗教局副局长杨同祥等领导同志。此外，还走访了二十多位有关领导、知名人士和佛教界的专家学者。当面礼请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庄、国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金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常务副会长圣辉、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厅局长伊丽苏娅、北京战友京剧团团叶少兰、中国汽车总局原副局长张剑飞等担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顾问。

7月23日，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筹备会议在合肥市华都宾馆举行。会议对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的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讨论修改了《章程（草案）》，初步明确了领导人员的组成，研究部署了召开成立大会以及有关工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筹备组组长秦德文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安庆市政协主席、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筹备组常务副组长张世云主持会议。省、市有关单位领导、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筹备组副组长白泰平、陈发仁、黄荣华、屠筱武、程必定、项纯文、詹福稳、许世文、李修松、吴久会、邓成标、沙林森、妙安、章福齐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市、县有关单位领导、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筹备组成员。县委书记郑春林代表朴老家乡太湖县几大班子和全县人民向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对这项工作给予的关心表示衷心感谢。王中华详细汇报了筹备成立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的情况，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8月21日至28日，王中华一行进

京拜望夫人、中佛协会长一诚长老、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哲一、中央统战部处长褚有奇等人，正式确定朴老灵骨在10月份回乡树葬，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成立大会同时在太湖县举行。

10月4日，赵朴初灵骨在夫人及各级各有关部门领导亲自恭送下回到太湖。太湖百姓万人空巷迎接朴老，场面十分感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丁光训专程从南京赶来，恭送他最尊敬的朋友赵朴初。

10月4日下午，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太湖县黄梅戏剧院召开。有关领导以及会员代表共6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

10月5日，朴老灵骨隆重安葬于太湖县寺前镇赵朴初文化公园。树高万丈，叶落归根，从此，朴老与家乡的山水、家乡的人民永远在一起！（本文根据李时明、刘先良采访记录及有关资料整理）



丁光训副主席、学诚法师等恭送朴老灵骨回乡树葬

天台里忆旧

孙志远

2017年11月，我在赵朴初故居参观“纪念赵朴初先生诞辰110周年——赵朴初墨迹展”，又一次回到了天台里——这个我儿时居住的老宅。西花园里鸟语花香，阳光洒在青石铺就的小路上，空气里散发着熟悉的味道，感受那来自老宅温暖的气息，记忆中老宅里的人和事还是那么清晰，令我浮想联翩，激情难抑。

安庆天台里是一条老街，其地名始自明朝，明朝山东左布政使刘尚志（其子刘若宰为明朝崇祯年间的文科状元）和明朝兵部尚书、戏曲作家阮大铖均居住在这条街上，刘阮两家府第相连。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的故事，故人们便将此街名为天台里。我家这天台里的老房子，即为刘尚志的老宅。刘的儿子刘若宰中状元以后，迁到西边横街另建状元府，此处成为清朝雍正年间左都御史杨汝谷的府第。太平军攻占安庆后，曾占此宅作为军用，曾国藩打败太平军后，又将此宅作为粮台（湘军专门管理军中粮草的机构）。

我母亲的高祖赵昀，是清朝嘉庆元

年的状元赵文楷的小儿子，道光年间他也中了进士、翰林，授官翰林院编修，后官至惠潮嘉道，署广东按察使，与他同期在翰林院做编修，后又同时在安徽协办团练的李鸿章是他的女婿。1864年赵昀厌倦了官场生活，告老回到安庆，从湘军手中买下此宅，取名“遂园”。后因赵昀之子赵继元，赵继元之子赵曾重都中了进士、翰林，授官翰林院编修。一门父子相承，连续四代都中翰林，在翰林院为官，这在中国的科举考试史上实为罕见，故被称为四代翰林。李鸿章书有“四代翰林”的匾额一块，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掠到日本去了。光绪皇帝在第四代翰林赵曾重授官翰林院编修后，为其此宅题字“世太史第”，故此宅遂被称为“世太史第”。

此宅原为东五西二共七进院落，每进为五开间配以两侧厢房。其东边第四进中屋就是舅舅赵朴初出生的地方。老宅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100米，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世太史第为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兼具苏州园林之精妙，七进五院，一园一场，整体布局为

链接

75



天台里旧屋场景

深宅大院，是皖西南地区难得的明代建筑。时代变迁，到我出生时，老屋已不是原来的规模和布局。东边前三进和西边的二进已被安庆报社印刷厂占用，在第三进与第四进之间以及西边第二进的北边建有隔墙，将整个老宅隔成南北两块。因原第五进房子已于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拆毁，因此，北边只剩下第四进五开间配以两边各两间厢房的两层楼房和西边花园的一栋三开间两层楼的房子，我们第四代翰林赵曾重后人即居住在此。因原大门已经被安庆报社印刷厂占用，我们只能从原北边的后门出入。

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边原第五进和原后花园的空地被房产公司建了工厂和小高炉，与我们同一个北边大门进出。1965年工厂迁走，建了一排大楼房，用一堵墙将我们隔开，在西边开了一个口，留下一个狭窄的通道，供我们



1990年，赵朴初偕夫人回故乡，在旧居前留影

进出。从这个通道进来十几米，一斜坡下有一老井，这井原是西花园的一口浇花用的井，老井西边是一栋木结构二楼（西二楼），这栋楼是我母亲的爷爷第四代翰林赵曾重在西花园里修建的书楼。书楼的东边即是我们居住的原第四进房屋。从书楼前面东边的一个门洞进来，是第四进U型庭院两层楼，这是老宅的核心建筑，两层大约2千平方米。

我于50年代末在此出生，在大家庭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和少年。老宅居住很多赵家人，赵家第四代翰林赵曾重是我母亲的爹爹（安庆人称爷爷为爹爹），他子女众多。我母亲赵荣玖的父亲赵恩荃，字显庭，排行老五，毕业于

安徽省高等学堂和上海同济大学，民国时任安徽大学外语秘书（外语秘书是安徽大学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比系主任职务要高），1955年去世。我外公赵恩荃共有10个子女，在老宅里居住有长女赵荣琳，又名韞如，三女赵荣瑞，四女赵荣玖，六子赵荣璠。除了我外公的一家人在此居住外，还有我母亲四伯父赵恩铨的两个儿子陆赵珩（陆楚白）和陆赵玮（他们过寄外公陆家，为陆赵两姓）；六叔赵恩祿之子赵荣瑗（赵景遽），八叔赵恩镗之子赵荣璩（琚），都是四代翰林赵曾重的后人。

还有两位恩字辈老人——赵恩豹（赵蔚然，我们喊三爹爹）和赵恩遂的夫人（孙夫人，我们喊六奶奶）。

走进老屋西二楼（书楼），首先见到三爹爹，他早年鰥居，其妻是南京女子师范的高材生，原是安庆女中的老师，后于抗战前不知为何南下海南，一去不归。三爹爹独自住在西二楼楼下的西房，建国后，他曾是安庆市第一、二届的人大代表。他的大哥赵纶士（赵恩承）是原六邑中学校长，他二哥赵砥士（赵恩平）在上海，是全国知名的纺织机械专家。他喜爱侍弄花木，养了不少花草。记忆中他经常手持一棍，坐在门口花圃

前，不让顽皮小孩毁坏花木。他在老宅中辈份最大，掌管族中事务，颇有长者风范。

西二楼上住的是赵荣璩（琚）舅舅一家，他的五个子女年龄与我相仿，我们经常一起玩耍。荣璩舅舅记忆力非常好，对赵家家史通透知晓，是个活字典。我常去他家听他说赵家的趣事。西二楼的楼下住着我小舅舅赵荣璠，我们喊他毛爷，他是我母亲的小弟弟，一生未婚。毛爷与三姨家一起生活，在市肉联厂工作，烟瘾很大，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那年代托毛爷的福，我们偶尔吃到厂里内部职工供应的猪骨头，这就是一件最令全家人高兴的事了。老屋西二楼右下楼住的陆赵珩（楚白）舅舅，我们称他四爷，他是民盟安徽省常委，原住合肥，八十年代初退休回到老宅，也是一生未婚，戴着一付金丝眼镜，穿着中山装，看起来很有学者风范。他与我大姨赵韞如在西二楼东边的小巷道烧饭，老姐弟俩互相照顾。四爷是个追求生活品味且个性鲜明的文人，他与朴初舅舅关系颇深，书信不断，时常也写七八张纸的家书。

进入东边第四进，左边第一间住的赵景遽舅舅，我们喊他葵舅舅，他原是安庆三中英语教师，后为安庆师范学院英语教授。他自己留过洋，却娶了个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工作的妻子，来照顾他的母亲。他极为孝顺，他的妈妈（我们喊六奶奶）中风后半身不遂，长期卧床，

他们夫妇二人日夜守护照料，甚是辛苦。可是他性格古怪，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容易愤怒和激动。我见过他发脾气的时候了，手直抖，眼直瞪。他近60岁时领养了一个女儿，出门带着年龄很小的女儿，常被人误认为是他的孙女。他是个很好的英语老师，他的学生常来看他。

右边厢房楼下住着陆赵玮，我们称六舅舅，他曾任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属于历史反革命，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监督改造。他的字写得极好，在安庆二中刻钢板，颇得学校老师学生的称赞。院里的大人们都不大敢与他来往，直到八十年代他被摘掉帽子，当上省文史馆员，情况才有所好转。正房楼下住着赵韞如大姨，我们称她大大。她是当时安徽省年龄最大的省文史馆员。她满腹经纶，熟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古文诗词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我的诗书古文基础得益于她的指教。大大一生未婚，皮肤净白，体态福胖，她是典型和蔼可亲的大姐，由于要照顾几个比她年龄小很多的弟妹而一直没有工作。大大为人热情大方，文史馆员一点工资常常入不敷出，四爷和家里其他弟妹在经济上常接济她。老宅里我们一辈的小孩都叫她大姑，下一辈的都叫她大姑奶奶，不论谁家的小孩叫她，大大都会立即塞些糖果饼干给他们。她是老宅里大家都非常敬重的大好人。赵荣璩三姨，我们喊三姑。她眼睛高度近视，60年代，一次从井中打水不慎掉入井里，幸亏被人

及时发现救出，后来她一直活到95岁去世。

我们住在正房二楼，我们姐弟三人都在此出生，由于母亲没奶水，我们三人全靠奶妈哺乳，我们的奶妈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与大姨（大大）、三姨（三姑）、舅舅（毛爷）在一个锅里吃饭，人多时有十几二十几个人。这么多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其场面现在想来也甚是壮观。七十年代初我们搬出了老宅，但我们还是经常去老宅看望大大、三姑、毛爷和玉舅舅、葵舅舅等长辈老人。

这些赵家人都是我珍贵的记忆，他们给了我亲情般的爱。而老屋的每砖每瓦也是我珍贵的记忆。

修葺一新的赵朴初故居的大门上方刻有“世太史第”的门额，下面左右“物华同春，江山如画”门联，是光绪皇帝手书御赐。李鸿章为赵昀女婿，其亲手所书的“四代翰林”匾额高挂在中堂之上，可见证赵氏家族的兴旺。

赵家自赵文楷状元从太湖望天大山里走出，其子赵昀买了此宅，从此赵家书香和人气在这里发杨光大，其子赵继元，孙赵曾重都曾在此居住生活，老宅是养育了赵家几代翰林的福地。我母亲的曾祖父，第三代翰林赵继元，在南京任江苏督署营务处、江宁特用道节制督标加按察使司衔，故退休后定居南京，仿照天台里的规模在南京秦淮河边的大新桥棉鞋营建了前后七进的赵公馆。

从这里走出去许多精英，并成为清

代、民国以及新中国的人才。赵家名人辈出，赵昀的小儿赵继椿，赵家后辈叫他八公公。他曾任民国安徽省议会副议长。其子赵曾侔是个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曾任黄浦军校教官，安徽大学教授。赵昀的重孙赵纶士是位教育家，曾任安庆六邑中学校长，赵纶士的长子赵荣声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参加共产党，38年赴延安，后被派往卫立煌部任卫的机要秘书，建国后曾任工人出版社社长；赵纶士的长女赵荣文也是38年赴延安，建国后在陕西作领导工作。赵纶士的二子赵酬三子赵洛是双胞胎，他们都是清华大学毕业，赵酬在广州军区任正师级教员，赵洛是中国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曾重的三子赵恩鎡是清朝最后一期的举人，后又进入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第一届的毕业生，曾任天津厘捐局长，赵恩鎡的五子赵荣琛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程砚秋的嫡传弟子。赵荣璩（琚）舅舅之女赵雯（现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也是在这老宅出生长大的。

抗日战争时，为了跑反，老宅里的赵家人都去了太湖老家避难，我妈一家去了太湖北中。老宅给日本人占了，日本人胡作非为，将老宅东边第五进全部拆光，其他几进也拆得面目全非，破败不堪。建国后，赵家很多人在外地工作，好多人不再回到老宅居住，但他们对老宅一直都怀有特殊的情感。特别是住在安庆锡麟街的曙初舅舅和锡厚表哥，他们父子经常来老宅和大大、葵舅舅、玉

舅舅等家人说古论今，谈笑风生。建国后老宅经过二次私房改造，特别是第二次1965年的私房改造，受当时极左倾思潮的影响，将四类分子和出嫁女儿的私房都改掉，多余的房子交由房产局管理出租，许多外来户纷纷来此居住，老宅也就变成一个大杂院。

大杂院从西北狭窄的通道进来，便有一口老井，大杂院的所有人和附近的几个院子的人都在这口井里用水。由于外来住户多，他们在大杂院里见缝插针，到处都盖房，弄得乌七八糟，零乱不堪，大院西南角有一厕所，更是臭不可闻，无处下脚，卫生环境极差。朴初舅舅1990年回到老宅，见故居诺大变化，面目全非，不免感慨万千。居住在老宅的赵家人没有自己的优越感了，但邻里之间关系很融洽。我家与隔壁宣妈妈家相处很好，有一次与她儿子捉迷藏，躲在她大木箱里，不巧箱扣卡住，幸好宣

父听到箱内动声，把箱打开，才免于祸。

2001年政府征收老宅修建赵朴初故居，我们得到很少的一点补偿款，但这是赵家留下的宝贵财富，只有国家才能永久性保留。现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参观者不断。凡带人回天台里老宅，顿时一幕幕情景历历在目，如数家珍的介绍。儿时的记忆，是美好的，虽然过去条件不好，但赵家人文化和传统，加上邻里乡情，是高楼大厦无可比拟的。赵家在外的亲戚回安庆，都来天台里看看。赵朴初舅舅也回来几次。他在此出生，许多思乡的诗文来源于赵家的文化根基。赵家人所以对天台里有着深刻感情。赵家许多故事都发生在此，都见证四代翰林家族的变化，也是一个封建和文化之家的变迁。老屋是我童年的一个永远的记忆，它让我感觉到幸福、温馨和快乐。



今日新修的赵朴初故居